

宣講摘要  
卷一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7  
/



宮  
講  
摘  
要

光緒戊申春月  
經元書室重刊

F0157-(1)

宣講摘要

卷一目錄

至孝格親

苦孝獲金

鳳山遇母

捨子養母

青龍山

和尚坟

五子哭坟

判家私

採取

渡人舟

遵諭集成

培元鑑

阿鼻路

青雲梯

避溺艇

遵諭集成

航中帆

宣講摘要 目錄

卷二目錄

聞氏建坊

捨命伸冤

雪裡救母

孝化悍婆

二難題門

助夫顯榮

遵命配醜

還人頭願

採取

新案

遵諭集成

宣講集要

破迷針砭

渡人舟

培元鑑

處世針砭

培元鑑

採取

卷三目錄

皇天不欺

天理良心

剖腹換心

改心獲嗣

收債還債

冤枉話

命相連

玉蓮環

卷四目錄

善惡異報

新案

渡迷帆

治平寶錄

治平寶錄

治平寶錄

琉璃燈

喚迷自新錄

喚迷自新錄

採取

裕後津梁

歸正成真

阿鼻路

貞淫異報

裕後津梁

獨脚板

遵諭集成

鴨嘴湖

避溺艇

七星劍

治平寶錄

牛眠吉地

治平寶錄

紅字牛

渡人舟

烏龜凸

培元鑑

宣講摘要卷一

至孝格親

千古稱大孝者莫如虞舜舜帝堯時人也其父心無主宰隨人講  
 東則東指西又西是是非非全不分辨兼之剛氣無存所以人皆  
 稱為瞽瞍議為頑人然舜遭家庭之變實由晚母不賢象弟不仁  
 所致其晚母心刻口多每與子設計刁撥伊父故意將舜百般磋  
 磨舜皆逆來順受負罪引慝一片真心卒將母弟感化今略舉幾  
 件事講與各位聽聽第一次在雷澤釣魚他人多空舜隨釣隨有  
 漁人服其神都將釣蓬讓舜居住象每日不是送飯來便是送魚  
 歸走得火起便要煮幾尾魚喫舜阻之曰親未供而子先嘗是不

孝也。象不聽，竟烹而食之。心中隱恨哥哥阻他，乃歸家，謊父母曰：「哥哥將幾尾大魚賣的，賣喫的契，剛剛留下這些小的，實在不成人了。」母聞大怒，舜歸，乃刁起瞽瞍，將舜一頓飽打，舜也不辨白，只是叩頭認罪而已。以後便不準去垂釣了。舜慮無以供親膳，只得又到河濱去燒陶，果然器具精潔，人人爭買。象見賣得有錢，便要去買馬騎射，舜曰：「藉此以供親膳，尚且不足，何必乘馬？」象以爲又不投他機，愈加懷恨。回家又對父母曰：「哥哥不是燒瓦，明明弄陶，他見有了錢，就買馬騎，兒說父母若大年紀，尙未騎馬，他說『老不是騎馬種』，連這話他都說出來了，你看還要不要得？但爹媽切不可對他說，恐他疑我口快，必背地受他苦打。」二老一聽此言，

心中大怒，便在家中嚷罵不休。舜歸聞之，謂象曰：「父母然何今日大怒，象佯推不知。」舜忙趨至庭前，雙膝下跪，母便拏棍棍一根，教他父去責罰。瞽瞍即時言道：「這宗蠢材，你去教他均是一樣。」母曰：「站開些，以後我打人，你就不不要攏來。」瞽瞍站開一邊，母乃指舜大罵道：「歌罵蠢材氣壞我，令人捶胸又頓腳。苦我盤你受飢餓，德海恩山也不薄。就該爭氣莫懶惰，積錢養親享快活。爲甚事事瞞着我，欺我老了無知覺。怨父愚蠢不識貨，又說娘的嘴巴多。背了眼睛就有錯，只未舉手把天奪。這回令人想不過，處心捨你肉一它。當面行孝哄那個，假意還來把頭磕。恨不將你頭打破，恨不將你皮子剝。手拏棍棍難逃躲，看你空話說不說。」彼時其母將棍棍

一。陣毒打。父在一旁。雖是有氣。亦覺心痛。便走來拖解。誰知其婦反辱罵不休。瞽瞍亦不敢答。而舜只叩頭求恕。象在一旁。看不過意。假意上前求饒道。母親哪念哥哥初犯。再打兩下。莫打了母。又打幾下。只得住手。罵道。你這蠢材。今後不要再辦陶器。去將歷山上那一坡荒田土。與我開墾出來。種些稻粱。收得多。還罷。若做荒了。定叫你有死無生。舜只得唯唯聽命。荷鋤往歷山而走。行至歷山。見是荒坪。憤力挖了一會。眾農便邀約少歇。內有老農向舜道。然何不辦陶器。來此下苦開墾。舜曰。老伯不知。又道。生易買賣。眼前花鋤頭落地。是庄稼。世間的事。還是舞泥巴的穩。老農又曰。昨聞人言。你被兩次屈打。皆是令弟之過。舜忙遮蓋曰。焉有此事。我

父母俱極慈愛無比。連重話都未嘗說。我那二弟在我面前。都是極盡弟道的。列位不必過疑。老農笑曰。爾卽不言。我也深知。似你處父母兄弟。不但無拂逆之色。亦且無違悖之心。真可謂大德人也。實在令我等敬服。舜曰。親之於子。恩深如海。人子求其免罪。亦是難事。何敢言孝。若論這孝字的道理。包括天地人物。有許多分辨。列位士臺打坐。聽我大概說來。正是寸寸絲絲。總是恩。誰能描得半毫真。世間人子。齊諦聽。落耳低頭。自問心。誰人欲盡孝。先辨孝。聽我一說根苗。世人都誇能盡道。究竟何嘗盡分毫。只徒酒飯親醉飽。不體心志喜與焦。只徒外面承順好。內無愛敬當兒曹。也有尋常不敢傲。一遇難事就辭勞。似此焉能算真孝。全無實心。

奉年高。孝字分量原不小。天地人物俱難逃。不但生身難輕掉。三父八母一孝包。雖然服制有分曉。受人點水當湧潮。兄弟姊妹宜和好。須念一體是同胞。若有參商雙親惱。卽是不孝罪一條。伯叔宗族宜周到。體恤篤厚莫輕拋。若是乖戾雙親惱。也是不孝罪一條。上有高曾並祖考。親所承敬祀典昭。倘失祭祀雙親惱。也是不孝罪一條。子孫是親香烟靠。早晚堂前義方教。倘任遊戲壞家教。也是不孝罪一條。妻室原是雙親討。理宜和睦過終朝。若是反月生吵鬧。也是不孝罪一條。子姪親皆視如寶。鄰里親朋是親交。師長君民難盡表。俱宜體親孝名標。天地三光同臨照。仙佛神聖功德超。無敢褻越斯爲孝。如若不敬把過招。五穀原可把親飽。桑麻

布帛與羽毛。功能資親無殄暴。愛惜珍重孝德高。親所愛敬宜體效。親所嫌憎我也焦。知過不改卽不孝。見善不爲是罪條。孝由心性無假造。讀書明理報劬勞。愚夫愚婦無慢傲。孝由心性非琢雕。推類盡餘件件好。因愛及愛感天曹。凡事體親通微奧。點點滴滴有神瞧。能孝自有孝順報。福壽禎祥似春濤。舜說畢。眾農夫道。眞果是至情至理。千古不易。想你那荒山也難開懇。我們把這好田土。讓些與你耕種。舜只得勉強受了。正在閒談。忽象送飯來山。見兄與眾農坐談。心中便又生出一計。歸家對父母言道。哥哥在坡活路全不做。與那些農夫坐在一堆。說父母無故將他磋磨。一見我去。面紅心驚。假意扯張說李。實在不叫人了。母一聽得大怒。



道。眼這個打不死的蠢材，還敢背地道為娘的長短嗎？今晚歸家，定然不饒。象在一旁拍掌稱快。及晚舜歸，母一見怒道：小蠢材，還不與我跪下。舜見母怒，不知從來只得跪地受責。母乃手執家法，指住大罵道：誣罵蠢材，不是人，惡得為娘戰兢兢。皆由奴才不孝，順苦我盤你受艱辛。我雖晚母名分正，過門你才五歲零，穿衣吃飯療疾病，都是一片慈悲心。雖有兄弟一樣引，何曾刻你半毫分。蠢奴誰知你不聽教訓，打魚燒陶有侵吞。為娘主意都想盡，纔命才。慫山把田耕，上坡就該勤發憤。廣種全收奉雙親。蠢奴為甚要擺龍門陣，三個四個講沉沉。總是說娘心腸很，不該打你恨在心。子說親過犯例禁，何況為娘無虧行。娘不打你不改性，打爛腿子抽

懶筋。呢呀母親在手下，懶惰娘還可容忍。不該對眾訴苦情。咬呀

哪父母之恩，殺身難報。豈敢彰親之過，况母親帶兒，毫無錯處。兒又從何處講起？母親不必過疑。小蠢才花言巧語

誰肯信，背地把娘恨斷筋。打你一頓算一頓，看你知疼不知疼。咬呀

母親哪，疼痛得很，實係打不得了。母曰：還要打呢。舜曰：母親要打容兒言明，再打不遲。母曰：還有甚屁放，快快講來。抱

家法，哭哀哀，一言上稟尊一聲。慈母娘細聽兒明。有屏兒不幸，生

身母，早把命盡。他都各人短命死了，手父才娶慈母娘來在家庭

我來錯。兒年幼，多虧娘朝夕撫引。可憐屎尿都問飢寒體痛癢，恩

似海深。你自己明白。及生下我二弟，更佳喜幸。娘到喜，不知你

又道是打猛虎，不過弟兄弟與兒如手足。焉敢懷恨也，當體父母

心各重天倫。既體父母為甚在坡上說娘罵兒，皆因是不遵教訓

好話 娘打兒是望兒成個好人。正是了不曉得的常言道母愛兒

出於至性。虎雖毒他不自把兒吞。畜生都知愛兒難道從今後

在山崗朝夕發憤。望母親念兒錯改過自新。你既知錯娘真果是

慈母娘恩同天竝。兒自愧不能報好不傷情。少惡娘些願父母增

福壽永享天命。無焦愁無罣碍快樂長春。好各人起去下次娘舜

忙叩頭而起。次日又去歷山挖田。眾農夫道。鋤挖不如犁的快我

把這犁相贈你去用用。你也少受些勞苦。舜曰。承眾位美意。一次

讓田已屬不當。何敢厚望。眾農曰。說甚厚望。這是我們甘願贈你

的。內中老農道。有犁無牛。又怎麼用法。到不如做個全情。把牛與

柳索一竝送他。舜推不敢。眾農把牛索交在手中各自四散去了。

舜不得已只得勉強將牛枷起。犁將起來不上半日就犁了許多。

田土正要放牛歇息。忽見象送飯來。象假意憐恤曰。哥哥今日辛

苦。不上半日就作了許多寬。舜笑曰。承二弟動問。這都是搭賴眾

人。二弟憐兒飢餓。送飯往來。實在辛苦了。言談一會。象自歸家。一

路想。舜有牛耕田。到也鬆活。我不免將這牛兒去搬弄。是非罷。剛

走至門口。便大聲呼道。完了。完了。爹媽呀。哥哥今天惹出包天大

禍出來了。母問你在怎講。象曰。不知他把誰家之牛偷起來。犁一

吓犁死了。便要賠牛價。縱不犁死。倘若牛主訪着。豈不辦成盜案

嗎。好好莫牽連我。各自逃去。走罷。母忙扯住道。兒慢些走。快快定

個計來。象假意思了一會道。哦有了。叫他急忙將牛送至原處。悄悄

悄悄歸家也免失主追究。母曰：好計！就命象如此如此，舜恐母怒，只得將牛轉交眾農，隨弟歸家。母親一見大怒道：好大胆的小奴才，還不來與我跪下！舜只得跪定。母親手執家法，邊打邊罵道：「罵聲奴才真大胆，做事不怕戳破天，叫你做活光躲懶，為甚把人牛兒牽為娘聽得渾身戰，險些駭壞在堂前。倘若牛主報了案，連累合家不安然。找些事來把氣嘆，明要送娘鬼門關。似你這樣惹禍患，娘的皮箍補不完。今天打你二百板，叫你小衣不能穿。」打打打舜疼痛難忍，乃哀哀哭道：「呢呀兒的慈母娘呀，千萬是兒不孝，還望母親恕兒之罪。」母曰：「才打一百，怎麼就要求饒？還要打呢！」打打打呢呀母親哪，詎見母親不恕，饒叩頭不已，哭一聲慈母娘聽說。

端的母說那個聽你那些狗屁，呢呀望母親寬懷些，不要惹氣。死我兒恐怕把母親激出病疾，為你這種奴才，一氣未醒，二氣聽呢一言，不由兒心如刀割，哭一聲痛心娘，珠淚交滴。貓兒哭老親有疾病，兒願來替，設若是有大故，怎樣下席。鼠假慈悲若母違母命，去行非義，那牛兒乃眾農送與兒犁。不消吽為娘世間，竟那有送牛的道理，竟不信母不信兒，帝爺讓許由，天下可棄，未必然，一隻牛無人周急。不信母不信兒，蠢言也是情理，總望母收家法，把兒憐恤。我想憐恤你，只怕你要穿牆割壁了。呢呀母親，縱把兒來處死，兒無怨意，只可憐生身母，無有後裔。你這奴才難怪今聽講你才分了，乃將舜一陣亂打，竹板登時打做兩段，氣猶未息，又前娘後母呢，去拖根本棒，舜暗想道：人子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若舍死敵

住萬有一差，豈不陷親於不義嗎？忙迫之間，只得跑走躲避。不料母自氣喘，跌地呻吟不止。象在一旁摩拳擦掌，恨不將舜一口吞了。舜忙將母扶床安眠，侍立靜候，不敢遠離。久之，見母喘息稍定，舜乃低聲問道：「母親安否？」母厲聲曰：「誰要你問安？滾你三十三逆子，快快出去，莫在這裡發我眼睛。」舜只得含淚而出，心中猶如刀刺一般，悲泣通宵。那得合眼，雞方三唱，忙進母房，問道：「母親安否？」母佯粧不應。舜又曰：「老娘昨夜安睡否？」母亦不應。舜以爲母親睡熟，不敢驚動，乃侍立牀前，候了一會，聽母翻身向內，復又問道：「老娘安否？」母大呼曰：「誰是你娘？休在這裡吵我瞌睡。」舜只得作揖而退，肩荷犁鋤，悲悲切切，向厯山而走。正行之間，只見一隻白象攔

路而臥。舜叱曰：「白象走開，休得耽延我的田工。」白象乃起而前行。舜隨之至山，舜鋤田，白象便立於前，舜讓左，白象亦立左；讓右，白象亦立右。舜暗想：這隻白象，敢莫能耕田嗎？待我借犁來，枷起試試。果然，白象站住不動，舜枷扣停妥，言道：「若能耕田，快些走走。」白象果脚踩犁路，輕輕巧巧，如走平路一般。眾農夫見了，大驚小怪，都說這白象乃是瑞獸，原不易得，即得之，又焉能代耕？內有老農道：「各位有所不知，想舜大孝格天，至誠動物，故有這件奇事呢。此非真孝不能，你我各有父母，今後俱要各盡子道，莫讓他人獨得美報閒話休題，却說舜雖然得白象耕田，不甚大苦，毫無喜色，一心只想着父母，無有寬懷之日，怨恨自己，不能得親之心，身在

田中且行且悲不覺號天大痛謳驅白象在田中咽喉哽哽思量起二雙親好不傷情撫養兒曾受過許多困頓真果是德如天恩似海深爲子者縱殺身報之不盡不得親不順親怎教爲人親養兒望老來身享安靜不耽憂不惹氣快活光陰誰知我不肖子事事愚蠢不能夠使父母朝夕歡欣這都是我生平不孝不敬忤逆子受打罵又怪誰人哎呀老既生我在人世就該靈性也免得兒的親怒氣生願親心惱好一似天上雷震天震怒眾凡民焉想活生問心生慚愧難對衾影無至誠又焉能感動雙親哎呀天不由我心痛一陣止不住傷心泪點滴下傾走一步滴一泪自己怨恨心

口上打幾搥長嘆幾聲白象兒掉回頭似通人性望着我不孝子你也泪淋你雖然是禽獸心存惻隱苦了你用氣力替我勤耕哭一聲老天爺呼之不應祈默佑二雙親壽享遐齡看看的紅日照午牌將近我只得解白象把犁停停哭不盡我自己蠢性薄命又不知到何日才得親心舜邊哭邊犁不覺犁了一遍坡只得將白象解了又來鋤耨看看午時已過不見送飯心中已顯然明白只得忍飢做至夜靜方歸家自尋茶飯毫無怨心次日眾農爭相饋食舜以爲非義固却之正在耕田忽見一位官長乘馬而過見舜驅白象耕田深以爲異乃問及眾農眾農將舜孝行從根至底敘了一遍是官大喜回朝稟知四岳滿朝文武莫不共欽俱有舉

薦升聞之意，誰知事偏湊巧。一日堯皇登殿，謂四岳曰：「朕子丹朱不肖，鮮有大德，意欲禪讓汝四岳，須薦天下至德之人，不拘貴賤，惟德是舉。」眾官同聲進曰：「臣等聞歷山有一鰥夫，名曰虞舜，帝曰：「朕亦曾聞之，不知實行何如？」岳曰：「舜乃瞽子，父心不則，德義之經，母口不道，忠信之言，加以傲不恭兄之弟，舜能齋慄引過，積誠以感其德如此。」帝曰：「我將以齊家之道試他，看他爲法於二女者何如。」於是命四岳手捧聖旨，來至歷山，宣舜進朝，獎慰一番，封爲都君。卽日以公主娥皇女英下嫁於舜，外賜九男百官，以供使令，牛羊倉廩，以給用費。一時媿泐之地，宮室壯麗，氣象一新。器母傲弟更忿忿不平，怎奈迫於君命，不敢將舜顯於作賤，而害舜之心終

是不忘，再說富貴易驕，在常人忽然處此，不知如何得意，而舜初不以爲樂，每日只想如何始得親心，可以解憂。每到愁極之時，便在宮中援琴而歌，舜每鼓琴一片憂愁悲切之音，二女百官聞之，無不下泪，而父母兄弟之心終不能感，不惟不能化母弟，他母弟害舜之計愈毒。一日象謂母曰：「哥哥近來陪伴有二嫂，使喚有百官，每日彈琴歌唱，到也快暢，他於今這樣富貴，難道把我母子還放在眼中不成嗎？」依兒主見，不如定計將他害死，一則免母惡氣，二則這一切男女器用盡歸我們，豈不快活嗎？」母曰：「這就好得很，快快定計。」象曰：「早已定就的。」最毒者莫如火，不如命他去完蓋倉廩，他若上屋，我將梯子抽了，暗暗放起火來，叫他插翅難飛。母以

手拍象肩曰我兒真正好計快快叫他去完廩象曰於今他是貴人兒焉能呼他得動母親還須與父命叫他方可其母遂刁瞽瞍同至舜宮呼曰門外那座倉廩桷稀瓦漏快去蓋整齊備秋後也好收藏舜聞父母命踊躍執梯百官扯住道臣等待勞舜說道親有命子當趨之豈敢憚勞而徒委諸他人乎爾等退避勿煩俟候於是百官各退舜竟登屋象暗暗將梯藏去其母卽刁伊父焚廩伊父想舜無有虧行且緊見誠敬意欲不焚又恐他婦人凶惡只得忍住心痛放起火來舜見火勢凶猛心中暗想我若焚死致令父母有殺子之名是陷親於不慈了急急尋梯不見正在倉皇再說百官聞得廩下火起出看不見梯子忙取兩笠以竹竿遞舜舜

得笠兩手擎起如翼而下輕輕墜地似有神扶一般雖明知母與弟之計亦不忍以此生疑而心中又恐母親不安乃不回宮直於母親面前謝罪母見舜滿臉發赤假意問曰命你完廩然何將廩焚了舜叩頭曰是兒自不小心不知怎的落火把母憂驚還望恕兒之罪母見舜認罪心內稍安乃說道下次小心各自去罷舜方別母回宮渙然冰釋毫不介意百官等亦無有敢言母弟之非者二女設酒壓驚舜曰一上一下尋常事也何驚之有再說象見舜逃出火阨心中大慙幾日無面見舜舜恐弟不安常使人以羊羔美酒饋之象愈慙不敢見舜一日又向母泣曰有都君在使兒無容身之地兒情願身赴波濤以飽魚腹罷言訖便走母聞便扯住

宣統通志 卷一  
哭道兒要怎樣才好只管說與娘聽象曰兒又想出一計要殺都君猶如反掌母曰噫前次燒他不到幾乎把爲娘羞死了今若用計務要拏穩方好如再逃脫叫爲娘何顏見他象以手叉腰道不怕他不死兒前用的火攻今番要用水困了母笑曰何爲水困象曰想人自上而下易自下而上難兒想宅左竹林中有一古井此水多年無人汲取只說母有心燒之病常聞人說要飲井底之水方好不免命都君將水淘淨以便母飲待他汲至將乾我乃上面用石蓋之諒他利於火不能利於水此計神鬼不測母聞點頭稱妙乃命人至宮呼舜二女囑曰都君此去須要小心舜曰父母之命赴湯蹈火亦且不辭我自見機而作不煩公主望心及舜見母

問安畢母曰我有心燒病聞人說用井底水飲之則效想宅左竹林那口古井多年未開其水必好你弟兄不免前去將那井底之水汲與爲娘飲之亦不至久病不愈舜唯唯尊命於是弟兄手提桶器來至井旁舜不敢委弟乃親身下井汲水象立井上以繩扯而傾之及至將乾象以掃帚與舜道哥哥將井洗刷潔淨待我出了大便卽來舜抬頭見象臉上發赤心知有變暗想道他若將井用石蓋了我必送命我死且不足惜倘若堯皇知道豈不降母弟之罪嗎萬一母弟悔悟則以我旣死之身而貽親以不美之名千載莫洗不孝之罪更大也不如用計潛逃方爲兩全於是乘着弟走將桶放在水面脫下面衣覆於桶上出井一望乃尋小徑走回



宮中去了各位怎麼舜出井象又不曾看見只因象定計時就尋得有塊大石在竹林外此時誑言解便出林來弄這石全然不動又恐舜知心中着急忙至家呼母幫拍及母來時舜已去矣母子將石抬至井邊象素來爲人粗莽見井中似乎有人在動大吼一聲便將石板蓋下各位聽到此處又有些疑惑怎麼舜已去了還有人動呢只因桶浮水面原是動的又有衣在上豈不像人况舜乃一代人主豈無百靈扶助不但能動就是現一舜在井中也是理所有的閑話休敘且說象自從把井蓋了以爲舜真死了回至家中手舞足蹈真是洋洋得意乃向父母曰都君死了宮中之物件我來分了牛羊倉廩就分與二老干戈張琴讓與兒二嫂使爲

兒妻象說畢就往舜宮而走一路搖搖擺擺大模大樣將至宮前百官攔住道二老爺何往傲象罵曰把你這些狗官今日才認得二老爺嗎二老爺要進宮百官阻攔不住竟來宮門聽有琴音心甚驚疑以爲是二嫂閒弄豈不知都君已死耶以爲他人妄鼓豈不知我象而來耶猜疑不定竟將左脚躡進猛然抬頭見舜坐牀鼓琴春風滿面見弟來急趨下牀笑容相接傲象此時進退兩難只得上前行禮舜曰二弟擅不動駕今日進宮實爲慶幸象以手搔頸曰一時不見哥哥心中固結莫解因思之切特來一面悟耳言畢面上赤了又白了而復赤不勝抱慚之狀舜忙撫慰之曰善事父母兄將這些臣民付弟管轄幸勿見却象乃大喜舜亦喜

之象辭出對母言，都君尚在，已得會面，母大驚曰：都君見你，豈肯相容？象曰：不但不見罪於我，反以百官臣民付我管束，他還思念母呢。母乃低頭暗想：我母子將他百般磋磨，置之死地，他乃事事歸罪自己，毫無一點怨心，真非孝子不能。然舜兒既能為孝子，我就不能為慈母嗎？自思從前，好不悔恨，想到切處，不覺潸然泪下。正在悲啼，忽舜來家問安，母見舜至，跑上前去，一手扯住，撫膺大痛曰：歌見姣兒，不由娘肝腸寸碎，扯着我，乖乖兒，好不傷悲。思前跡，想後踪，好不失悔。娘不該嫌賤你，自把心虧。母親原未嘗嫌兒，皆因是兒不孝。做一些机謀事，難滿神鬼，細思量，娘才是罪中之魁，你與象好比那手版手背，愛一個，嫌一個，道理盡非。我的兒，念娘錯，切莫見罪。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叫象兒與哥哥，快把禮陪，千有錯，萬有錯，是你多嘴。  
象是嗎？不消講，都是要指倒的。喲，你不該說兄短，傍虎作威。錯了呢，還有甚麼講的，認錯也不該死嗎？一聲我舜兒起來莫跪，你跪地，娘心中好似刀錐，娘願兒不久日，就登大位，年邁人享福祿，共沾光輝。舜見母痛哭不已，一面與母拭泪，一面好言寬慰，心中猶如箭穿一般，見母勸解不住，也就放聲痛哭起來。歌見娘哭得咽喉破，不由為兒泪雙落，爹媽待兒原無錯，何曾把兒看刻薄，千萬是兒不孝過，觸怒父母罪孽多。二弟也未悵過我，那有弟弟慢哥哥，母親休怪別一個，只怪兒心未誠，懋望母寬懷，家中坐，切忌不可泪滂沱，世間那有爹媽錯，說來句句痛心窩，孩兒不是罪難躲，望母一一盡赦脫，但願雙親無災。

禍福壽康寧享快樂。從此父母化爲仁慈象雖傲氣未化也不至十分爲惡了在弟累欲害已舜豈不知以爲弟是父母所愛必體親心而愛之方爲順親你看他不藏怒宿怨共憂共喜何等親愛及後登了大寶又封象爲有庠之君恐其不能常會乃又不拘朝貢之期常常相見以敘兄弟之樂舜雖得了天下心中只以父母爲重不以天下爲樂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人須當效法切莫自諉不能顏淵曰舜何人予何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願世之孝父母處兄弟者亦學爲舜可也

苦孝獲金

乾隆六十年間四川雅州有一人姓宋名光燦娶妻楊氏家道貧

窮挑炭營生所生一子名慶有年方八歲便知孝順每日見父挑空担回家內馮有米不知作何生理一日問於母曰我見爹爹天天挑一空担而往仍是一空担而回內又有米未知作何生意求母對兒說明母聞之便垂淚而言曰歌一提你父娘心酸恐兒聞之心亦寒家道貧窮苦難歎全憑氣力找吃穿與人營工錢難贖纔挑煤炭把家盤兒哪說起挑炭真可憐五更半夜出門前不辭暑寒與泥濫顆顆血汗濕衣衫自從生你就起見未嘗一日得偷閒換錢買米不多點還要留點炭本錢每頓命兒吃乾飯稀粥就是夫婦餐忍飢受餓心甘願只望養兒接後烟聊將苦楚叙一遍你看慘然不慘然慶有聞說便號天大哭向母而言曰歌聽母

言不由兒珠泪下。才知兒的父受盡煎熬。每日裡挑煤炭去。把錢找將米糧買回家。養活兒曹。這樣苦實令兒悲痛。又怎敢把親恩一旦丟拋。母說兒哪。你年小後。來長大發憤些。就是嘸呀。媽呀。兒雖小。孝順

也頗知道。又怎敢將父母視若草茅。從今後兒情願克盡子道。同爹爹去把炭挑。自此以後無論天晴落雨。皆與他父

楊氏因見年小。不忍勞苦。每常禁止同往。慶有那裡肯。可奈何。這且不題。再說冬天一日。天降大雪。寒冷難

共父往。時值日暮。見父買米歸家。橫身打戰。不覺淚如。一見父親身打戰。不由兒心似箭穿。皆

益難。勿論晴雨在外面。何曾聞要過

一天今日遍身白雪染。衣服單薄透骨寒。孩兒心裡不忍見。懇祈

爹爹細聽言。你兒幫人心甘願。從今切莫把兒憐。家中少人吃空飯。免得爹爹受顛連。哭畢朱燦光見兒如此。也就流淚而言曰。

聽兒言好恻懷。不由為父淚濕衣。皆由父沒志氣。無有別樣盤穿吃。父的命生來鄙。一生只有苦下力。下力人出汗易。受盡跋涉

苦莫及父的兒。休憐恤。各自保體免悲啼。哭畢此話不題。却說

第二年正月。近有一富翁。姓楊名崇禮。欲覓一牧童。未得。慶有聞言。私自託人說合。幫工一年。身價一串文。遂歸家稟告父母。朱燦

光夫婦那裏舍得。怎奈慶有再三哀告要去。不得已聽子自願。前去上工。但慶有在楊家白天放牛。夜晚歸家事奉。熱天與他爹媽。

熱洗澡水熱了纔將脚盆舀起端去與他爹媽洗澡復後抖被抹  
蓆子打蚊虫冷天與爹媽烤被蓋早晨與他爹媽煮早飯設若天  
色將亮急忙跟他爹媽烤衣服然後才往主人家屋裡去列位呀  
你我都有父母你看朱慶有家道這樣寒微尙且竭力盡孝你我  
也要學他才好莫等那個時候子欲孝而親不在那才悔也遲了  
再說朱燦光夫婦見其往來勞苦勸他就在主家歇宿不必晚晚  
回家慶有答道兒白日放牛既不能與爹媽事奉甘旨而夜晚又  
何忍拋別爹媽乎他爹媽聞之也不深於阻他忽那一夕隔壁不  
遠有個楊老頭家裡唱燈影子戲他主人家的雇工皆去看獨慶  
有他要回家不肯去他主人問道今夜他們都去看戲你獨要回

家是何情由講來我聽看慶有見主人問他他就想起他爹媽的  
恩德爹媽的苦楚不覺傷心痛哭起來詎蒙主問不由我兩淚滂  
沱聽小子把來歷細說根牙想爹媽生下我家業不大全憑爹挑  
煤炭養活細娃勿論晴勿論雨毫未閒耍那一天不勞碌受盡懣  
懣白日裡我縱未甘旨奉下難道說至夜晚敢把心花這是我愚  
蠢人真心實話還望着加憐憫急放回家他主人聞之深嘉其  
孝讚嘆不已這且放下不題但慶有平日在主人家內過節時的  
肉他拈起不吃另外拏個碗裝起夜晚帶回去與他爹媽吃每回  
都是如此列位你我都要學朱慶有凡在外有好東西也要帶回  
去把爹媽吃盡點孝道無如今之人在外有點好東西就拿回至  
把他妻室兒女吃真是顛倒乾坤了

那年九月朱燦光忽得急病而死才着人與朱慶有放信慶有聞知便氣死在地半時方醒急忙回家抱住他爹爹屍首哀哀痛哭見兒父喪了命五內悽愴止不住傷心泪滴濕衣裳兒的父養育恩苦楚難講又盤吃又弄穿受盡奔忙只說是兒長大父得奉養那知道今日裡兩下分張就說是天數定莫這快當一時間喪了命好不悽涼無衣衾無棺槨何處安葬好教兒這一陣痛斷肝腸楊氏見慶有這樣悲哀也就含淚勸道兒呀為娘只生你一人你今這樣悲傷倘若惡成病娘又年老身靠何人况你爹爹已死不能復生悲啼也是枉然快快收泪往你主人家去求一周濟也好埋你的爹爹慶有見母勸他也就哭急到主人家跪於楊

翁面前求祈施濟楊翁素性好善兼慶有平時又有孝念楊翁知三便欣然答道你只管起來我事事應允彼時慶有俯地連下四禮楊翁纔買一付棺材縫衣衾施地與他安葬諸事完畢慶有欲要在家守孝侍奉母親怎奈楊翁厚道太甚欲往主家去又奈家中只有母親一人受盡孤單無人侍奉實處兩難不得已往楊翁家而哭訴曰尊聲賢翁聽我鳴容恕小子說原因我家父亡遭不幸全仗主人施濟恩今日來府無別論商量那一件你講事處兩難又怎行心想依然來幫定好嗎我未推諉怎奈母親一個人一個人又怎的早晚誰替把安問衣食繳用誰任承我支錢與你用就是心想在家把孝盡又便怎樣難忘賢翁周濟情我並未曾問你要嗎因此狐疑未能定求祈指示那條行

宣讀摘要 卷一  
楊翁聽得如此悽慘，問道：你未長大成人，又不能作生意在家，也是枉然。依我主見，到不使你作難。慶有答道：願領教求主人指示。楊翁說道：我屋後不遠有座空屋，不如接你母親居住，每日吃用我皆應允。准你每年帮工除賬，再則有空地數塊，你若閒時農器我有不妨挖了種些糧食，以便生活。慶有聽說，即忙倒身下拜，遂回家稟告母親。楊氏聞之甚喜，即忙擇日搬至楊翁空屋居住。楊氏在空房，每夜見後山有火光數點，不甚驚訝，遂告知慶有。慶有那夜不睡，坐以待之，果見其形。次早尋到出火之處，用鋤頭挖開，不數尺，有一石板搬開，見是金銀無數，仍將石板蓋之，奔告其母。楊氏曰：想必是楊翁所窖。慶有又奔告楊翁，楊翁隨往看之，果然。是實。乃對慶有說道：此金銀我並未埋窖，想必是上天見你苦心行孝，故暗賜金銀也。未見得於是。楊翁代慶有買業修屋，並將姪女錦英完配於他。錦英頗知三從四德，生二子，俱得貴顯。楊氏壽享八十餘歲，無疾而終。其後子孫簪纓不絕。

### 鳳山遇母

唐時雲南果山王基，家富，性善心柔，父母早亡，妻安氏，貌美，悍妒。王基始則溺愛，繼則由愛生畏，久則為妻所制，舉動皆唯唯聽命。王基用錢作善，安都不惜，惟朝夕不許暫離。夫或言及別人婦女，安即吵鬧不休，甚至下淚。年三十餘，尚無子，人有勸及王基娶妾者，安即當面辱罵不堪，故以後無人敢勸。王基更不敢妄想。光陰

似箭王基年已五十，安氏四十八的生期，那日族戚命子弟來祝壽，王基見得高高矮矮，乖巧可愛，真羨慕不了，客散後，獨坐房中，想道：老來愛人子，者話不假。我兩個孤老，家業後交何人，不覺泪下。安氏問何事，下泪。王基歎口氣道：賢妻你聽。○悶懨懨坐房中，歎氣不了，忍不住對賢妻細說根苗。想你我，在前生修積得好，故今世成夫妻，似漆投膠。是者樣想人在世，生圖個衣穿飯飽，死圖個兒孫們長把香燒。論我家是銀錢，也有兩窖，是田地，收租穀，兩千多挑，穿衣服，綢和緞，無數一套，講飲食，飽飽是美酒佳釀，只一件為甚麼，修積不到兩口子，上百歲，沒得兒曹。有兒那有兒的嘴一動，有人走跑。凡百事，我自己全不受勞，身死後有兒來披麻戴

孝田和地，有兒的，不損分毫。年節到，神主前，有兒放炮。清明來，坟頭上有兒插標。生死期，設祭奠，熱熱鬧鬧，人縱死，心也是快樂逍遙。我們像那樣就好了者光景，我夫妻萬想不到，生有錢，死無後，枉是富豪，怕只怕氣一斷，家務不要，只好了，家族們個個分高，一付棺，一塊土，萬事都了，節氣來，當餓鬼，莫想紙燒，只好是討水飯，四路去找無兒的，就做鬼，也受煎熬。妻已滿四十八，今天一早，未必然還能够，生兒接梢，滿腹中傷心事，有誰知道。想到此，不由得珠泪長拋。○安氏聽罷，良心發現，道：家有銀錢，使夫君無後，妻之不賢，今知罪矣。願替夫買妾生子，接起香煙。王基喜出望外，安氏即託媒買得柳氏為妾，柳性柔順，頗知禮義，入門，安令柳氏與夫同寢，年餘



宣講要 卷一  
柳氏有孕安氏早晚焚香祝神佑妾生子隨以己之衣飾與柳穿戴防護飲食在在經心預請洗娘防備臨產果得一男安氏大喜兒之乳哺襁褓污穢皆親自經理百日取名宜壽王基深喜賢妻亦無他慮誰知宜壽過歲後安氏別請乳母撫兒呼柳氏出堂吩咐道你我原是主客你來我家受用跟我一樣也只因我無子靠你生兒今日宜壽也滿了歲常言作客要回家久住令人賤又道容莫跟主爭凳坐我請媒跟你看個好人戶嫁個好人你願不願嘞柳氏聽得兩泪交流道姐姐呀烈女不嫁二夫那是不願的妾願與宜壽兒生在一處死而後已安氏眉毛一豎說你敢與我作對嗎大怒罵道○你者東西好混障不識抬舉賤婆娘兒子既然

跟我養正好自己找下場苦我替你想方想請媒嫁你存天良嫁了包你有福享一夫一妻過時光一來等你心快暢二免得我眼晴睜好心待你你要準不由分說還猖狂這兩三年你爲上只望生子讓你強你不肯嫁聽我講件件依我莫荒唐從今丈夫你莫想沾了許你見閻王我的兒子你莫望挨了許你命不長酒肉好飯你莫脹綿衣綿襖你莫裝夜晚草薦留床上鋪蓋帳子要檢藏砍柴挖土出糞墻挑水喂猪又春糠吃的我也還大量菜稀飯和醃米湯不怕你是肥胖許你變做瘦腔腔一點不到排棒棒看你嫁郎不嫁郎○氣忿忿跟柳氏一陣棍棍把好衣脫了帳被都收了只許穿破衣吃稀飯一切活路概要柳氏做過了兩月安託

鄰婦熊利氏混名利嘴婆勸柳氏改嫁一日柳氏在外打猪草利嘴婆走來道哎哟可憐那柳姐姐呀你怎下得蠻力呢造孽哟你大娘像個惡龍不許丈夫攏你的邊我替你心裡都息痛了依我說不如另跳一步一夫一妻自作自主何苦受他的磋磨柳氏道從一而終好馬不配雙鞍難道人不如畜牲嗎利嘴婆道柳姐姐你好蠢嘅人生在世一夫不到頭二夫不到老三夫四夫也還好丈夫再是不如法何妨嫁六七八像我的男人死了和未死的共嫁了七嫁男人三天不在屋裡我心裡都是欠倒欠倒的那像你者個蠢婆娘嘅柳氏變臉說道好不要臉說出者傷風敗俗的話來我柳家姑娘頭可斷節不可失豈像你者辱門敗戶的賤貨不

必多言莫就攔我利嘴婆含羞帶怒添些話回覆安氏安將柳氏活路再加幾分日夜不停以畜牲呼之其實畜牲比柳氏還貴重些王基見磨得造孽諗了幾句憐憫話安氏把丈夫咒了三天把柳氏打了幾頓那回柳氏把宜壽摩了兩手安氏映了不上算一火鎚幾乎把柳氏手打斷以後將兒收起不許見柳媽可憐柳氏有夫不敢望有兒不敢看活路又很穿吃又弄心裡又焦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兩年就磨得身瘦如柴面黑似漆頭髮吊完像尼姑一般那年冬月下霜安氏拜佛去了宜壽已滿三歲來到柳氏房中望倒媽就哭聲媽更大哭不止柳氏抱在懷中哭道兒呀娘只因難捨你者娃兒受盡凍餓磋磨娘都不埋怨只是有個多月

眯看見我的兒娘就欠得很兒呀。你也欠不欠娘嗎。宜壽越發哭  
 得要死。柳氏更覺傷心。正在痛哭。不料安氏回家聽得兒哭。氣沖  
 牛斗。在柳氏懷中。將兒奪出。收在自己房內。拖棍來趕。高聲罵道。  
 罵聲音生好大胆。為甚把我兒來盤。他哭我才抱吓哭死希罕你抱上。  
 混混障障。喊心肝。我的地皮你莫站。我的飯碗你莫端。莫在者裡  
 發我眼。滾你媽的三十三。今天趕你除後患。快些出外找岩穴。賭  
 你捱住不走。趨一脚抖你金斗翻。○邊罵邊脫柳氏衣服。亂棍打  
 出門外。偏住就走。王基心中不忍。向安氏求情道。宜壽是柳氏生  
 的。把他娘趕了。怕壽兒欠壞。何不念在壽兒留娘。以安兒心。也是  
 賢妻吃齋一番慈悲心。安氏大怒道。我與畜生勢不兩立。你想留

言生我情願死。夫要留我。斷不容畜生。你不能決。我今天就死。便  
 去提刀找索子。王基無奈。只得叫柳氏快走。柳氏出門。冷得打戰。  
 轉面跪在王基面前。哭道。○柳氏女止不住。泪流滿面。望夫君施  
 惻隱。替妾轉灣。他的灣不好轉想為妾到夫家。兩年未滿。也算是夫命好。  
 生下兒男。你王家有了兒。香烟不斷。妾老來靠着兒。不受飢寒。誰  
 知道兒滿歲。姐姐心變。估住我去嫁人。免把眼簽。妾也知嫁二夫。  
 名節有玷。情願死也守兒了。此餘年。很心姐。他把我百般磨煉。重  
 活路累到晚。半夜不眠。一兩年。我丈夫不准會面。幾個月。我的兒  
 不許攏邊。冬天來。破衣服。只有兩件。吃殘飯。哈米湯。只有兩餐。我  
 渾身像柴棍。肉無一點。我腦壳像葫荊。頭髮落完。不該死。受些磨

那也得淡也。只想兒長大撥雲見天。我今日抱吓兒，就把法犯脫衣服挨棍子趕出門前。親生兒都不許，他把娘啐。王郎夫想一想，其心何安。他不許我，也奈何。况家中收租谷七八百石，我一人又能夠吃得若干。只當狗也要喂，兩三碗飯。只當猪也要拿糧食去搽。我替你也生兒者等作賤，反不如那猪狗吃得安然。從早晨到者時飯，吃一碗。天又晚，風又大，白雪滿山。王郎夫不看我，也看見面光赤，赤趕出外，不可憐。○王基含泪說道：你姐姐不能容我，也不能爲力。你寬心出去，苦人自有天照看的。乃轉身私取首飾棉衣與柳氏穿戴，急急逃走。忽安氏跑來，指王基罵道：你還捨不得畜生嗎？我情願與你拚命，就是一腦鑽。王基躲開跑了。安搶轉好衣，只

留兩件破衣服照背心上。一陣亂打，說畜生還不走嗎？打得柳氏大罵：吃齋的姐姐呀！○者一陣打得我背脊要斷，快莫打我，就走不要衣。唸佛的姐姐呀。只求把宜壽兒我看幾眼，看飽了出門去死也心甘。○安氏吼道：我不是吃齋唸佛，定把你打死，也昧得者樣糝。○我的兒，你都想看，今生不能照脚桿，又是幾棍。柳氏忍痛不住，抱起破衣，只喊我拜佛的大娘，莫打啲。我不看兒了，邊走邊喊天，我好苦的命。○出門來，泪滾滾，只把天喊苦人多。那像我苦過黃連，可憐我宜壽兒，三歲才滿，活喇喇，所放了，各在一邊。從今後，我丈夫莫想會面，從今後，我母子莫想團圓，捨不得王郎夫，情長義遠，捨不得宜壽兒，乖乖心肝走幾步，掉轉頭看了又

看他把兒收房內，幾重門關，很心人做的事，刀砍斧斲，哭破喉，訴盡苦，也是枉然。只好是黏黏滾滾，前面討飯，只好是慊慊戰戰，去找岩穴。○柳氏冒着風雪，哭到岩屋，過了一夜，就在沿門乞食。有王基族姪，遷移別地，念柳氏孤苦，携之同住。俟安氏悔悟，好令他母子團圓。年餘，安氏聞之，遣人罵姪，不准容留。柳氏四處幫人下力，過日。每日思兒，要哭幾回。聽說那處好，就往那處。十多年，越走越遠，不覺到了四川渠縣。檢柴度日，不題。且說安氏自趕了柳氏，活像眼睛亮了，把宜壽百般殷勤，只不許他哭柳媽。有回躲倒，哭聲媽，你在那裡去了。安氏聽見，脫了衣服，用竹條苦打，兒只喊饒命。問你再欠不欠媽。答不欠。問你再說不說媽。答不說了。安氏才得不

打以後，壽兒只在心裡暗欠，題都不敢題。媽字王基更不敢題。柳字那宜壽生成孝子，知識漸開，欠媽越很，只欠得面黃肌瘦。安氏用補葯調治，那知妙葯難醫心腹病，總不見效。及進館讀書，性極聰敏，聽得先生講孝字，他便下泪。後讀詩經講到蓼莪四章，他就號咷大哭。師友皆為流泪。至十六歲，每欲將生母找回，奈不知下落何方，欲去找尋，又慮父親年老，不敢遠遊，只得暗出帖子，將生母年月日時相貌書錄，貼於往來路口。有人放信者若干錢，送回者若干錢。又見父年老，遂丟書理家，娶妻康氏，極其賢孝。年餘生一子，名知微，又數年王基病故，宜壽安葬畢，忽一日有人言利嘴，婆渾身生蛆，口說報應。安氏要去看，至彼果見肉內蛆翻，臭不可

金瓶梅詞話 卷一百一十五  
聞問他何罪受報利嘴說我一生不顧名節愛翻是非冤枉好人  
爛別人的蛆所以蛆才鑽我又愛勸人婦女改嫁還要爛完舌條  
才死者是活報應你這王大嫂噫你的心妒嫉得很甚是刻毒你  
的報應也要來了安氏聽得駭個冷噤回家半邊手足麻木漸成  
癱瘓久之又喊心似刀錐如是三年後又轉成啞症惟用手指心  
又是兩年直磨得皮脫骨現五年中宜壽夫婦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輪流服侍可憐宜壽一心經理大娘又欠着生母日夜焦愁眉  
髮俱白一日安氏忽暈宜壽道兒呀娘昔日磨折別人那知今日  
身受其苦要到陰司受罪去了說完氣絕宜壽將大娘葬畢過了  
七七乃吩咐康氏道妻呀我家衣食豐足事事滿意如今父母大

畢亦可寬心惟有生我的母親被大娘趕出二十多年未知  
今知微兒已有十歲賢妻你可教訓理家我要出外找尋母  
親找着便回找不着便死在外你我今朝一敘來日起身康氏哭  
道夫君找尋婆婆這是夫的孝心爲妻怎敢阻攔惟願早遇婆婆  
急速回家至若持家教子儘管放心遂治酒餞行宜壽道我今吃  
頓葷以後持齋要見了我媽才開葷次日收拾拜辭先祖神主匆  
匆出門望北而行按下不表再說柳氏在渠縣巴縣交累之處有  
一鳳凰山老林甚多在此處檢柴賣前後受苦二十年天天在哭  
宜壽一日三伏熱天柴背重了累得汗如水流捱到松下歇氣道  
宜壽兒安否娘今天這樣熱兒能知道否望着南方大哭  
歌 獨自

背柴在山岡。想起我兒泪汪汪。兒呀 你在家中有福享。可憐爲娘苦難當。只恨大娘良心喪。兒才滿歲就離娘。把我格外來冤枉。捱打受磨好悲傷。受盡凍餓都不講。只想後來日子長。兒呀 等你成人就有望。撥開雲霧見天光。很心的 壽兒本是我生養。不許我抱不許誑。兒呀 那天抱你在膝上。大娘一見氣昂昂。脫我衣服打棒棒。趕我出門來逃荒。兒呀 想起娘的苦情況。是人莫得我恓惶。餓來餓得汗長淌。冷來冷得戰慌慌。幾回只想把命喪。難捨宜壽我兒郎。今天熱得如火樣。大汗流得心內慌。兒呀 娘今年邁五十上。還在磨骨養肚腸。兒呀 娘在者裡把你養。你也欠娘不欠娘。兒呀 你還順暢不順暢。你也安康不安康。兒呀 今生見娘怕無望。除非

娘死回家鄉。兒呀 二十幾年無影響。只好望天哭一場。○柳氏熱也哭兒冷也哭。天天如是眼泪都流乾了。常言舉頭三尺有神。明柳氏這樣全節受苦。豈無神明鑒察嗎。故宜壽尋母也就往四川者條路來。了但天欲成就個孝子。必使他先受磨難。宜壽到處逢人便問。不知爲了多少難。受了多少驚嚇。將近半年。忽路遇兩人。說道我在四川大河邊。見個婆婆依你說道。怕是你母。我引你去相會。宜壽遂同行。是夜同歇店內。兩賊將宜壽衣服銀錢偷盡去了。宜壽哭天無路。一心找母。就沿門討口。也無退悔。那知四川地僻山荒。一日行至老林中。遇一妖物。如婦人披髮至地。垂舌至胸。圓睜雙眼。伸隻大手。搥來宜壽。嚇得打戰。哭道我是找媽的苦

人望山神慈悲莫來嚇我，那怪大吼一聲就不見了。一日過山，遇一猛虎張牙舞爪撲來，宜壽駭得滾地泣道：「獸王呀，我該是你口裡的食，等我找倒媽了，再吃我不遲。」那虎轉往山坡縱去了。又一夜找歇處，見山中岩屋有燈籠一對，欣然就往。至彼細看，乃是桶大一條蟒蛇蟠半間屋大一團，那燈籠是蟒蛇一雙眼睛。當時魂飛天外，撲地一交，暈死。及醒時，天已明了，蛇影不見。這是宜壽孝心所感，故鬼怪毒物都不敢害宜壽。自出門後，酒肉不沾，行也哭，媽坐也哭，媽夜來醒了又哭，直拖得枯瘦不堪，雖落於乞討之中，受些驚嚇，並不畏懼。思想家鄉，這且不表。再言康氏自夫出門年多未見，回轉聞聽人言，找至川省，遂請娘家哥哥帶銀去川找

着宜壽勸他回家來，年再找宜壽回轉走了一日，路過文昌宮，素知靈驗，歇於廟內，跪神前。祝曰：「王宜壽跪在塵，三跪九叩稟帝君。弟子生來遭不幸，離娘我才三歲零。大娘心腸毒得很，把我生母趕出門，朝夕欠娘欠成病，悄悄痛哭怕出聲。我今年方三十進頭，髮白得像葱根，父與大娘都殞命，生養死葬事完成。想起人生要根本，我才出門找娘親，找了年半無形影，不知我娘死活生還望。神聖施憐隱，賜個夢兆指前程，找得我娘回原郡，炳燭焚香謝神恩。」祝畢，睡在廟中，夢見柳氏媽在家受磨，在外受苦，以及鳳山賣柴哭兒之言，母子避雨相會之處，皆在耳目中。宜壽正扯住母親大哭醒來，乃是一夢大喜道：「神明告我，母子相逢有期，叩謝帝



君命來人先回取銀復往北行所過山川路途皆夢中已到之處

力行二日到鳳凰山下岩屋內方燒火煮飯時暴雨即至見一襤

褸村婆渾身皆濕背柴傍岩放下嘆曰宜壽兒安否娘今日遇雨

兒也曉不曉得啲宜壽一見恰似夢中會過的連忙跪下喊声媽

呀宜壽兒在此候媽多時柳氏把眼睛幾揩問道未必你是我宜

壽兒嗎答曰正是的於是母子大哭道○我的媽也還在不由為

兒哭哀哀自從媽出了外那天不是泪滿腮你是壽兒怎麼才進

了為欠媽血氣敗滿頭白雪早飛來你怎者為欠媽愁難解渾身

枯瘦像乾柴你怎不吃為我媽把酒戒只為我媽才持齋你怎麼

呢脚為我媽眼哭壞只為我媽脚走躩你的爹和爹死了五六載夫

娘去年正月埋你家中好過日子怎捨得出門要找媽無其奈誰要田地與家財

你幾時去三月難忍耐出門時節秧未栽你怎不帶有銀錢被賊

拐方才沿門討米來白日討米夜那管他好和歹昧得草樹找偏

岩你不怕也遇些鬼和怪猛虎長蛇都走開兒的孝心好只要媽

會得快碎屍萬段理所該你怎曉得蒙文帝施仁愛夢中指引此

處來見些見大娘把媽害趕媽出門苦哀哉肚飢時吃野菜二十

多年慢慢捱到鳳山檢柴賣每天哭兒啐乖乖惟願兒身安太娘

死不知那個埋見聽見把媽拜冒雨哭得不下台醒來時不爽快

把娘形像記在懷難怪你認今天躲雨來等待果然天爺眼睛開

可憐媽一件破衣幾大塊可憐媽一雙光脚鞞破鞋可憐媽身瘦

風都吹得擺可憐媽臉黑好似漆未措可憐媽指得肩膀都磨壞  
可憐媽壓得走路打歪歪我媽受苦幾十載都因為兒不成材也  
還健壯兒不必多心只如今媳婦已生崽十多歲了也不歇媽呀  
是兒娶了妻生子未曾從今回家享清泰凡事都有兒安排母子團圓無罣碍媽呀享福

享壽在老來○柳氏聽完你當真是我宜壽兒子了放聲大哭又  
沒得眼泪扯住宜壽只是張開口大啞一陣方才說道○宜壽兒  
你且立站也不必珠泪漣漣娘苦楚前事休嘆逃在外路提兩端  
想嫁人節無牛點只好是幫人下蠻打猪草只吃頓飯撿糞柴賣  
幾個錢有一回雨下三晚娘足足餓了兩天有一回雪下天半娘  
凍得兩手抱肩娘逃命越走越遠不覺得二十多年兒呀娘措柴

兩膀磨爛娘撿茨十指莖穿兒呀娘幾回想尋短見又難捨痛心

兒男每日間上坡下坎哭陣兒又喊陣天兒呀娘為你肝腸想斷

娘為你眼泪哭乾只說兒今生難見要相會怕在九泉幸喜得兒  
有孝念來找娘路有兩千感文帝來把聖顯指引兒徑到鳳山到

今日天從人願像死去又把魂還不枉娘十磨九難不枉娘一跌  
三黏不枉娘賣柴買飯不枉娘忍飢受寒者是兒孝心靈驗者是

兒孝感神天回家去把神供獻佑我兒子孝孫賢○母子轉悲為  
喜宜壽取銀與母買了幾件衣服一路歡喜回家隔屋牛里媳婦

跪迎婆婆孫兒出接祖母全家氣象一新兒媳孝養自不必說柳  
氏重長頭髮體漸肥胖又見孫兒知微聯科及第點翰林出任為

知府始奏明祖母之節，父親之孝，聖主大喜，賜柳氏旌表，苦節可風，賜官壽。至孝感神匾額，建修牌坊。柳氏見了曾孫，又見元孫，每日惟有呵呵大笑而已。享壽八十六歲，預知死期，無疾含笑而逝。宜壽夫婦享子孫福，受誥封壽，皆近百歲。至今累代富貴，故化書云：千重肌肉受胞胎，十月懷就豈易哉。情寔片言違主意，羈縲兩紀受身災。不是夢裡騰雲去，那得山邊避雨來。母子如初天理在，晚年甘旨且相陪。由此觀之，可見盡孝神佑怪避，子孫顯榮，就是孝的大報。柳氏受苦，獨能保全名節，故老來享福壽，就是節的美報。但夫為妻綱，切勿學王基柔懦，聽妻磨妾。幸平生好善，故得孝子以光戶，婦要賢良，切莫學安氏妒忌，遭譴後瘋癱啞症，更莫學利嘴婆，不顧名節，刁唆是非，致遭報蛆嚼舌，條完盡而死。是不是惡報，總之男婦皆當以節孝為法，以忤逆刻毒為戒，可也。

### 捨子養母

昔秀州一人，姓曹名安，為人忠厚朴實，家道寒微，配妻蘇氏，所得一子，乳名回香，不幸安父亡故，母康氏孀居，安夫婦事母極孝。然奈秀州乾旱，康氏染病在床，心想肉吃，又怕曹安無錢難辦，故未說出。恰好安問道：母親者般不好，也還想甚麼飲食，不想康氏隨口應道：為娘別樣不想，只想點鮮肉湯來吃。安回稟道：母親好生安睡，待兒前去辦來。康氏又道：兒呀，如今者樣天乾，銀錢又緊，有錢就辦，無錢娘也不吃。曹安應了一聲，即出病房，獨自暗想：不辦

得來失了孝心辦得來。又無銀錢兼之天乾斷屠無有割處。又向那裡辦來。想來想去不禁吊泪哭道。○天乾三載禾苗枯。民遭塗炭皆慘目。米價昂貴日難度。傾家敗產件件無。當初何等家豪富。而今反不如樵夫。母親得病遭困苦。形容改變不如初。年紀衰弱草上露。光陰恰似風前燭。天氣炕暘不下雨。人民飢死在溝塗。時才母親來分咐。葯苦難吞想吃肉。一來銀錢難借處。二來場上斷了屠。我若不能順從母。人道曹安是六畜。朝山拜佛皆枉路。堂上才是二活佛。慈烏啣食猶反哺。羔羊吃乳尙跪足。物類尙能把親顧。人可不如禽獸乎。倘不以孝爲急務。難免地滅與天誅。不如說與蘇氏婦。夫妻商議再躊躇。○曹安哭了一陣。卽去厨下與蘇氏

議道賢妻呀。母親病臥在床。心想吃肉。奈家無半文。如何辦來看賢妻。還有荆釵布裙無有。拿與爲夫賣了。好割肉奉母。略盡我夫妻一點孝心。蘇氏抱着回香答曰。夫君呀。你看天乾三載有餘。家中衣物盡行賣完。那裡還有甚麼荆釵布裙。曹安聞言想了一會。見蘇氏抱着回香。彼時計上心來。向蘇氏說。賢妻呀。爲夫想了者陣。莫說無荆釵布裙。出賣。縱有荆釵布裙。賣得錢。你想如今處處斷屠。又向那裡割得肉來。依爲夫的主意。人云嬰兒肉能補元氣。不如把香兒殺了。將肉奉與母親。賢妻以爲何如。蘇氏聽得此言。心中連痛幾陣。想不肯得來。丈夫又是爲母盡孝。想答應得來。又捨不得香兒。况且無三男四女。只生此一子。因輕言答道。夫君吓

兒是夫君所生亦任夫君所為但為妻有幾句言語夫君漫漫聽

道○未曾開言痛心裡尊聲奴夫聽端的十月懷胎非容易三年

乳哺費心力夫君兒來投生非投死焉能忍心把命逼曹安聽得此言遂對

蘇氏說道聞聽此言心不喜賢妻說話不投机有輩古人對你比諒必

賢妻知道的角哀伯桃結兄弟捨生替死真希奇朋友尚且把命

棄况母與妻是婆媳你我夫妻莫年紀兒女後來諒有的一日無

子是小事一日無母兩孤栖夫今殺子無二意賢妻從今休再題

蘇氏又對夫君言道非是為妻不依你猶恐婆婆知消息倘若知道觸了氣

怕的命死在旦夕曹安彼時怒道明明難捨香兒意何必巧言來對敵賤

人若不依夫的夫妻從今兩分離蘇氏見丈夫發怒急忙跪下哭道為妻上前深

施禮夫請息怒莫着急妻今有個好主意說來看夫依不依曹安問道

你看有甚麼主意不如措到場街去賣與別人作後裔一來我兒不得死

二來婆婆有肉吃為妻主意說與你還望夫君詳端的○蘇氏哭

哭啼啼說了一遍又向丈夫說道夫君哪你若將回香殺了不過

暫救燃眉之急何不將回香措到場街賣些銀錢也得多奉養婆

婆幾日夫君請細思之曹安想了半响道此刻天乾斷屠縱賣銀

錢又向那裡割肉蘇氏又道此刻禁屠不過是近處鄉街那遠方

必有肉賣夫君何不舍兒一條性命曹安聽說將頭點幾吓即去

挽了一個草標插在回香頭上然後將回香措往場街去賣只想

賣得銀錢割肉奉母誰知遠近的人連自己的妻室兒女都難保

全那裡還有銀錢買人曹安將兒指至市鎮走了幾街並無人問  
看看天色將晚心中着忙只得將回香指回對蘇氏說賢妻呀爲  
夫只說依妻之言將兒賣了好割肉奉母誰知一連幾日指到場  
街並無人買又聞乾旱甚寬一二百里路無有宰殺該因此子命  
絕我非不知父母遺下一脈骨血不可殘傷奈親恩甚大寔難酌  
報於今也說不得了賢妻呀你快與他洗個澡將昨日母親剩那  
半封羔拿與他吃以免我夫妻養他一點心意爲夫後園磨刀去  
了蘇氏聽丈夫磨刀去了決意要殺此子自料難阻卽將回香抱  
在懷中哭道兒呀娘只望你成人長大異日與娘披麻戴孝送老  
歸山誰知母子分離就在眼前兒呀你死後就不要埋怨爲娘呀

○懷抱嬌兒珠泪吊心中好以滾油熬只望養兒來防老誰知分  
離在今朝兒好似蛟龍將吟嘯深潭屈死未冲霄兒好比出土萌  
芽草忽然遇着霜雪飄兒好似嫩笋還未老霎時狂風吹斷腰兒  
好似當年伯夷考贖罪行孝喪陰曹兒呀爲娘拿瓢把水舀傾在  
盆中泪長拋解開衣扣兒洗澡此時回香見他媽拿了半封羔放在桌上當時叫道媽呀我不洗澡  
我要吃蘇氏叫道兒呀莫忙洗了澡然後再吃歌兒小年幼那知  
道還在盆中把水澆展乾姣兒懷中抱心內好似割一刀捨不得  
乖乖兒是個珍寶捨不得乖乖兒二尺多高捨不得乖乖兒生得  
伶巧捨不得乖乖兒未曾抽條捨不得乖乖兒見娘就笑捨不得  
乖乖兒口叫么么兒呀娘把衣裙來包好莫做故事莫撒刁急將

爲娘來看飽少時就要吃一刀今生把兒輕賤了來生投個好富  
豪富貴榮華享到老頭戴烏紗着紫袍你父無奈爲行孝爲娘只  
得冷眼瞧無奈但把皇天叫天呀者件事兒怎開交○蘇氏還在  
啼哭只見曹安手拿鋼刀來在灶後面叫道一聲回香兒呀非是  
爲父忍心要來殺你只因你祖母病重想肉吃你救了祖母來世  
轉胎爲官爲宦你看那回香雖則年小甚是聰明聽說爹爹要來  
殺他當時問道爹呀你殺兒作味曹安答道婆婆有病要殺你去  
救婆婆回香聽說就挪着曹安哭道爹爹呀婆婆有病就要殺兒  
去救婆婆倘爹爹異日有病又殺那個來救爹爹曹安聽回香者  
幾句話心中十分難過就氣死在地蘇氏卽忙扶起有半個時辰

方才甦醒轉來不覺傷心痛哭○曹安聽說咽喉啞脚也軟來手  
也麻雖則兒小會說話怎忍將兒拿刀殺只爲天乾年歲大盤兒  
奉母莫得法爲父並非是牛馬豈肯把兒來賤踏兒好似雪遇太  
陽化兒好似嫩笋才出芽心想把兒饒了罷留得兒來難救媽忍  
着珠泪把勢架鋼刀無情手中拿兒呀閉着眼睛休害怕二世投  
個好爹媽賢妻將他腦壳掌住吓免得我兒把橫撒鋼刀一舉頭  
此時曹安將刀舉起照着回香頂上一砍只見一道紅光將  
眼罩定對面皆不見人曹安卽時昏迷蘇氏亦氣倒在地約  
有一個月時辰夫妻二人方才甦醒蘇氏  
上前抱着血淋淋一個頭首好不傷心蘇氏者陣魂不附好似鋼  
刀剖心腹當初懷兒在娘肚躉躉懷了十月足兒呀下地不過一  
尺五愛惜猶如掌上珠每日吃娘奶三度移乾就濕娘安宿只爲

天乾之雨露，婆想吃肉，斷了屠。你父作事如狼虎，把兒殺了來當

肉。本待要將兒父阻，在家從父，嫁從夫。人倫把娘來壓住，啞吃黃

連說不出，倘若娘有不測處。兒呀何人靈前披孝服。曹安見妻哭

心中也十分難過，又想任隨蘇氏啼哭，猶恐驚動母親，反為不美。萬般無奈，只得忍着泪，假意怒道：賤人，你在作甚

麼？那個樣兒惱怒吾，誰個不痛兒和女？難道你哭我不哭，快去厨

下燒火煮，早些將肉來炖熟，千萬瞞過我的母，恐防知道難安服。

蘇氏又啼夫君呀，滿腹苦楚無處訴，兩行血泪濕衣服。你雖殺他

是為母。夫君兒是妻身落下肉，人倫把我來壓住，哭都不許。

哭妻去厨下燒火煮。夫君呀，曹安應道：怎麼蘇氏道為妻

捺扶母親，只見他母親康氏，翻自從得病精神恍，日輕夜

祥。兒呀為娘身上有病恙，捺扶起來為那棒。曹安即忙回為兒割

得肉幾兩，媳婦煮起請娘嘗。康氏又可憐為娘天天想。蘇氏端肉

婆端肉來未曾攏來聞見香，才吃幾口眼睛亮，吃了肉然後哈點

湯，吞下肚內精神爽。兒呀身體康健似平常，抬起頭來用目望原

何不見小回香。兒叫他前來把婆望，與他留得半碗湯。蘇氏所

香，心想明說，怕把婆婆病惹翻了，又見丈夫怒目以待，心想不說

又見婆婆要孫，甚急，雪裡埋牛終久現，冷口焉能喻熱湯，不得已

兒攏來，細听媳婦稟告，說道：只為婆婆身染恙，嘗對兒說想肉

湯，無錢割肉不欠賬，兼之場街斷屠行。康氏道：斷了宰殺夫君方

法無處想，因此殺子奉高堂。康氏比時就問道：你在口口吃的回

香肉，還在那裡問回香。康氏听說孫兒被殺，又吃的是孫兒肉，不



道聽此言不由人泪流不住者一陣好似那箭穿肺腹罵曹安小  
奴才良心盡負爲甚麼忍得心將兒誅戮縱不念你的妻懷他甚  
苦也念他是曹門後代香爐可憐他嘴巴乖眼睛又眇可憐他常  
坐臥又不啼哭可憐他剛四歲不知事務可憐他又漂白狀都狀  
都昨日裡來房中他媽抱住問爲娘安不安令人歡娛娘料他後  
必然光宗耀祖又誰知到今日一命嗚呼捨不得好孫崽竟歸冥  
路捨不得好孫崽斫了頭顱曹安你者個狗奴才就是娘想吃肉來把皮補  
莫得錢又何必殺子當肉婆孫們分離話全未說出者情節又叫  
人怎不啼哭况常言生與死離別甚苦我孫兒遭慘亡婆心怎服  
者一陣只哭得胸前氣阻看誰人有如是傷心慘目叫孫兒鬼門

關等婆一路婆不願在陽世受此孤獨○康氏哭着就起身亂碰  
曹安夫婦急忙抱住跪在膝前安慰忽聞臥室之中有人在叫媽  
吡我不睡我要起來吶似是回香的聲音夫婦大吃一驚心想回  
香已經殺了連肉都奉於母親吃下怎麼還在叫喊蘇氏也顧不  
得是人是鬼卽去臥室觀看果然回香還睡在床上叫喊當時卽  
抱出與婆婆丈夫觀看曹安一見便問兒呀爲父時才明明將你  
殺了你又怎麼還在回香道爹爹殺我那個時候只見我堂屋裡  
壁上供那菩薩把我抱進房去睡倒者個時候我才睡醒曹安聽  
說卽去灶房後面去看到底殺的是誰及去一看那裡殺的是人  
才是一隻野豬還現有四隻猪蹄一個猪首曹安此時方知是他

供那觀音顯聖所以當殺子之時只見一道紅光將眼罩定才殺的是猪並不是人他夫婦卽焚香案答謝神恩於是一家歡慶康氏的病也從此好了。一時遠近傳聞及聞州牧耳中州牧卽將曹安傳去問明此事寫一道表章奏聞朝廷天子大喜恩賜曹安爲孝義大夫蘇氏後來又生一子與回香同捷魏科追封三代康氏亦活九十餘歲無疾而終從此看來孝子有吉神擁護其言信不誣矣。但此一件事論大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又焉有殺子奉親之理第曹安當日也是忠厚人一心只知救母病好並不慮及殘傷骨肉絕了父子之情所以菩薩見安雖屬愚孝其心可取怎忍他後裔斷絕故使安夫婦昏迷以野猪易之此千古少有之事固

不可爲後世法後世亦無有舍其子者竊願世人於父母前亦不必定要殺子以傷一脉骨血只要不減損衣食不吝惜財用不重孩子而輕父母雖孝有未全也不負我 聖祖教孝之意云爾

青龍山

昔宋仁宗時湖廣桂陽縣一人名曰張德恩娶妻李氏家業高峻因三十歲無嗣向天禱告求子又好善樂施見善必爲夫婦相同行之數年不倦得生一子取名張孝此子生得眉清目秀聰明過人半歲之上李氏染病而亡張德恩續娶繼室陳氏者陳氏甚是賢淑待此子猶如親生一般又一年有餘陳氏又生一子名張禮夫婦喜之不盡迨至稍長弟兄二人同入學堂讀書惟張孝聞一

知十過目成誦，眾皆以大器目之。而張禮資性遲鈍，舉一不能三，反聞一不能知二，讀書頗用心力。然而天性之清濁不同，而孝弟之友愛則一。不料陳氏偶染疾病，倒臥牙床，命在旦夕。陳氏說道：夫君呀，你速將我兩個兒子叫回，為妻得見一面，死也甘心。張德思無奈，只得將二子喚回家中。弟兄一見母病沉重，不勝悲啼，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朝夕不離左右。只望母親病好，誰知醫藥罔效，解救無門。於是沐浴焚香，向天禱告。○禮兒跪地祝告天：虛空神聖，聽我言，焚香不為別一件，皆因老母病疾纏，請醫調治無效。驗展轉反側難周旋，雖然壽數有長短，為子何忍袖手觀。民願減壽益親算，甘心割股獻母前，惟願蒼天相憐念，保佑我母病體痊。○

張禮祝畢，手執利刀將股肉割下，拿至厨下烹煮成湯，捧至床前，請母食之。陳氏將肉吃了，病體稍減，終不能全愈。張孝心中一想：古人曾有割肝救母之事，他是個女流，尚且如此，我乃堂堂男子，豈不如斯人乎？於是走至後花園中，焚香祝告曰：○張孝焚香，泪如雨，顆顆珍珠往下滴。母親染病身難起，氣息奄奄在旦夕。左思右想無主意，祝告空虛眾神祇。倘若母親壽數畢，懇祈額外添算紀，甘心割股盡予意，勿罪其民甚愚痴。若保我母病全愈，二六時中唸阿彌。○張孝祝畢，將股肉割下，煎成羹湯，奉母食之。即時全愈。陳氏聞知，又悲又喜，因想我兒，乃是大孝之人，割股救娘，猶恐旁人道我不賢，叫道：張孝兒呀，為娘病體全愈，你可去在書房，不

可耽誤詩書、有你兄弟扶侍可矣、你在學下、不必呈欠爲娘、張孝答曰、兒遵母命、拜辭而去、這且不表、再言陳氏、自張孝去後、天天呈欠、那曉得病體又發、張禮在家、無計可施、陳氏那晚睡去、夢神告曰、若要爾的病好、可命張孝去到青龍山、打鳳凰回家、烹湯食之、爾病全愈、陳氏醒來、心中想道、命張孝去路途遙遠、恐旁人道我不賢、不如叫我親生之子去打、免畧嫌言、張禮領命、拜別而去、正直來至書房、辭別哥哥、尋問路徑、張孝言道、兄弟呀、你年紀青、青路途不熟、爲兄替你前去打來、拿回家去、只言是你打的、豈不順了母意、禮曰、前途保重、免貽母親之憂、在路不言、來至青龍山梧桐樹下、聽得號炮响亮、人馬擠擠、張孝一見、大驚失色、此乃包

公領旨出朝、仁宗登基許下二十四個人頭、愿祭天祭地、已經拿獲曹洪開刀、缺少封刀之人、忽有指揮二人、見張孝驚惶失措、拿至營下、包公問道、爾姓甚名誰、敢莫在此偷竊麼、孝曰、小人姓張名孝、卽將打鳳救母之事、說了一遍、包公半晌喝曰、爾今砍竹遇節、乃皇上封刀之人、正在捉拿你、誰個叫你自己投羅網、急速斬首、不可遲延、張孝聞得此言、遂放聲大哭、○尊一聲、千歲爺、暫息雷霆、容小民把來由細說根生、皆因是我的母、身染疾病、葯不效、神不靈、無計可行、我的母、夜夢見神靈指引、青龍山打鳳凰救母、殘生在家中、領母命、來到此境、遇千歲、拿着我、要問斬刑、這也是小民們、壽算該盡、我何敢貪生死、惱怒大人、但只是我一死、母必知

信怕的是氣壞了我的雙親望千歲施惻隱放我回郡獻鳳凰母  
病好死也甘心如不准命官人將我押定不數日就來此伸頸受  
刑○包公曰爾乃一孝子也暫且放尔回家救好母病可急速到  
此受刑罪乃及爾一人遂命指揮二人押去張孝來至梧桐樹下  
四處觀望杳無踪跡心中不勝憂悶跪地默祝正是人有誠心神  
有感應忽見鳳凰突然而來手執彈弓連獲數隻此乃瑞鳥人焉  
能傷之因張孝出身不凡孝心感動乃天所賜張孝帶回家中囑  
咐指揮二人曰切莫言我該斬之事只言要鳳凰價的將鍊子開  
了看母就來指揮曰你莫不來孝曰難道一家之性命不要嗎指  
揮遂將鍊子開了來至書館見了先生張禮不知何許人但言是

要鳳凰價的張孝回到家中見了母親即將鳳凰烹煮成湯捧至  
床前請母食之陳氏吃了鳳凰肉病體即刻安愈便說道多虧我  
兒行孝打來鳳凰救活娘的殘生惟願我兒後來富貴雙全明日  
即去發憤攻書張孝此時思想明言其故猶恐父母惡氣心生一  
計暗修書信二封次日拜辭父母而泣曰○辭母親珠泪滾滾到  
學下攻讀書文兒呀去讀書你那門要哭嗎母在家寬心放定莫把兒常望在  
心兒不能昏定晨省有負母養育深恩還望着我母原情無事時  
各養心性謹寒疾莫使相侵至於兒恐命不永早晚間潑些湯羹  
燒錢帛餞送亡魂兒去讀書乃是美事何出此言若要兒重奉母命除非是夢裡  
相親兒呀何言相見在夢中去了施一禮辭別母親到書館去走一巡來堂前

焚香擊磬辭別了香火福神望神聖多施惻隱保我母福壽康寧轉面來兒泪難忍。尊嚴親細聽兒明不肖兒難把孝盡。此一去未定歸程。奴才叫你去讀書。書你都要哭嗎。哎呀。爹爹呀非是兒出言短幸。難報答養育恩情。兒呀不要啼哭。快快去讀書。○張孝辭了父母直來至書館言道。兄弟

呀爲兄有書信二封交到於你。我去三日才看。不可亂開。我償了鳳凰價就回。多拜雙親不必耽慮。禮曰哥哥你莫去。我去。兄曰你去不得。想爲兄此去多凶少吉。你在學下發憤讀書。以慰親心。爲兄有幾句不盡之言。賢弟請聽。○別賢弟珠泪滾滾施一禮出了館門。此一去吉凶未定。好合歹也難知音。慈母娘望弟孝敬嚴父親。尙還康寧。在書館勤苦發憤。切不可錯過。光陰到後來。雲程發

軻。登金榜改換門庭。○張孝辭別兄弟與指揮二人一同來至山下。直入營中去見包公。包公一見歎道。真孝子也。不但孝弟而且能忠信。欲議其斬。恐爲不祥。只得另擇黃道吉日。然後問罪。此話不題。再說張禮見得哥哥去了。已有三日。不免將書信折開觀看。就將第二封書信折開。請先生看。先生看畢道。你兄長去在青龍山領罪尋死去了。張禮聽得此言。氣倒在地。醒來痛哭不已。先生勸住叫他回家。稟告父母。也好打救你的哥哥。張禮遵師之命。急將書信送回家中。欲對父母直說。又恐父母聞之氣壞。因說道。哥哥又往青龍山去了。拿得書信回來。請爹媽觀看。張德恩說道。爲父年邁。看字不明。兒可將書信唸來。爲父母一聽。張禮折書唸曰。

○張孝兒修書信哀哀告稟薄命兒爲母病惹下禍根想那日青龍山鳳凰打定闖着了包大人兵將來臨。聖旨上寫得有兒的名姓。擲進帳。要把兒來問斬刑。兒彼時跪帳下苦言哀懇將打鳳救母事細說分明。包大人聽此言心中不忍容孩兒回家來救活母親。有兩個官差人學堂候等。押你兒去繳旨不敢稍停。限定我十日內去把罪領。此一去怕的是有死無生。從今後再不能昏定晨省。從今後再不能冬溫夏清。修血書弟帶回來把安問望父母。恕孩兒不孝之人。○張德恩夫婦聽罷書中之言。當時手拍胸膛。氣倒在地。喊醒轉來。痛哭不已。哭了一陣。只見陳氏臉色大變。手執鋼刀指着張禮罵道。爲娘命你前去打鳳。誰知你不遵母命。叫

你哥哥去呢。如今你哥哥爲母遭屈。你去替他不死。方可回來見娘。如若不然。爲娘定將逆子誅之。張禮也不顧生死拜辭父母。不分晝夜。正直奔往青龍山而去。來至山前。正值包公陞帳。提張孝出來審問。張禮站在營門外。求手下人通傳。闖進帳去。跪見包公。言道。大人前來者非張孝。小人才是張孝。張孝言道。大人不要信他的。他乃小人晚母所生之子。名喚張禮。我乃真張孝。弟兄二人就在帳下爭論不已。包公判斷不清。心中想道。世間只有貪生。天下誰不畏死。此等事非孝子悌弟。則有所不能。因不敢議斬。命手下人將二張押下去。包公退堂。睡在赴陰床上。往地府天堂察過明白。此話不表。再說張孝弟兄不知生死。又思念父母。每日在營

哭泣且說他父母不知二子存亡雖逢人便問却亦渺無音信間或有說他弟兄已死張德恩想起他兒離別之言不覺傷心痛哭○想姣兒不由父珠泪滾滾兒爲何去領罪瞞過雙親臨行時辭爲父痛哭得很盡說的斷頭話父不知情早知兒去領罪難逃活命海不該把張禮罵出門庭兒呀出門外回頭看咽喉哽哽叫父母莫欠坐耐煩寬心又恐父不知兒去把罪領在中途咬指拇血書修成命張禮三日後折開書信父聽得書中語如箭穿心兒呀有你母叫張禮前來替頂到如今一去了不見回程每日裡倚門望不見兒影行也思坐也想哭到黃昏諒必是你弟兄都已廢命我的兒鬼門關等父同行哭一聲張孝兒罪犯何等哭一聲張禮

兒如箭穿心到如今你弟兄一旦命盡丟下我夫妻們身靠何人○張德恩痛哭不止哭得陳氏心痛也不禁號啕大哭起來○這一陣哭得娘珠泪難忍哭的是娘得病誤了兒身想我兒做的事寔在孝敬割股肉打鳳凰救活娘親娘病好才命兒去把書論離別時說的話寔在傷情明明的辭父母娘未思忖眼睜睜看着兒去見閻君到如今冤屈兒丟了性命叫爲娘想起兒怎不心疼張呀倘若是你弟兄陰魂不肯送夢來對爲娘細說分明○陳氏夫婦哭畢各去燒些錢帛這且不題且說包公自那日遊遍地府查之不出又上天宮奏明玉皇才知張孝是仙童下界因他在天上笑了王母娘娘梳粧不正玉皇貶他下凡在青龍山有



百日災難如今因他能行大孝災難已滿命包公去在老君殿前請了真香。札一茅人將張孝衣服穿在茅人身上。寫年庚八字放在草人腹內。霎時押出營門。包公焚起真香。斬了草人之頭。替張孝一死。此張孝弟兄所以死中得生。以後包公帶起弟兄回朝。繳旨將他弟兄割股打鳳爭死。一一奏明聖主。龍心大喜。宣張孝弟兄上殿。喜他能全孝弟忠信。張孝封爲巡按。張禮封爲御史。又因張德恩教子有方。封爲員外郎。陳氏封爲賢德一品夫人。二人謝恩出朝。領旨榮歸。他父母不知還在家中悲啼。那日張孝生期。父母二人想起兒子痛心。辦些香燭三牲。正在望空祭奠。不甚悲啼。忽見報子報道。說他兩個兒子身爲巡按御史之職。回家祭祖。命小人前來與老大爺夫人報喜。張德恩夫婦各展眼淚。一看只見前路旗纛轎傘。前呼後擁。二子乘八人轎而歸。於是一家團圓。滿門俱有誥封。此非張孝張禮孝弟之心一片。焉得富貴雙全。凡今之人。盍當法之。

和尚墳

道光年間。保寧南江縣鎮子。墳場內一人。姓邱名大綱。妻李氏。家極貧。在場居住。做一小買賣糊口。所生二子。長子名茂林。次子名秀林。大綱夫妻因人口漸多。每日勤爬苦做。晝晝熬湯煮粥。以度日食。誰知那年又逢年歲欠豐。米價昂貴。生意淡泊。傭工又無人請。看看吃食不敷。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無計

可施因此夫婦商量將次子送去出家。一則家中少人吃費。二則救兒一條性命。主意已定。此時秀林年方十歲。大綱叫秀林說道。兒哪我送你去。削髮出家。你可願去否。秀林聽得此言。雙目流泪。說道。我願到願去。叫兒怎麼捨得。爹娘啣大綱夫婦見得如此情景。不覺大哭。○叫聲兒。不由父珠泪不住。聽爲父說平生幾多勞碌。你祖父並未曾留有田土。又未曾留得有一間房屋。皆是爲父的生來命苦。所以才受不起。祖人之福。我祇得守本分勤爬苦做。或傭工。或買賣。勞其筋骨。賣灯草。賣豆芽。或賣豆腐。蒸甜糕。賣燒餅。那樣不熟也。只想盤家口衣食可度。怎奈是雖苦掙命。總不如到如今米糧貴。撐持不住。買米來煮稀飯。都難接續爲父的興。

你母思想無路。才將兒去削髮出家。唸佛。

爹爹呀何不去哥哥去

你哥哥緩

兩年父有靠處。你年幼難替父去把力出。

兒呀

非是我捨得你丟

兒不願該因是米糧貴。難把口糊。

兒呀

從今後離爹娘去跟師傅

要乖巧莫傲令。聽師教育。○秀林聽父這些言語。雖則戀戀不捨。

總是不敢違親之令。只得應允。次日大綱將秀林送去本場。

關

帝廟中拜凌雲和尚爲師。遂取法名僧悟本。此話不題。且說大綱家下稍稍可以度日。勉強將長子撫養成成人。忽一日大綱染病。長子全不在意。惟悟本回家見父得病。心甚着急。請醫調治。祈神保佑。怎奈大數已定。遂歸大夢。悟本痛哭欲絕。備棺理葬。自不必說。却說邱母李氏。丈夫已死。家中無術生財。自己年紀老邁。頭暈眼

花動作艱難。只靠長子另尋生理。來供衣食。誰知長子大而變心。罔聽孀母教訓。不務正業。每日遊手好閒。終朝飄流浪蕩。只顧自己快活。不管母親飢寒。弗想回家。惟思在外。且說次子生性至孝。雖然削髮爲僧。却幸就在本街。早晚都來看問。見母少吃缺用。急爲辦來。聽說長吁短歎。快心送去。兼之生性聰明。他師傅教以諷經禮懺。鑼鼓笙簫。均件件精熟。功果道場等事。頗得經費。除廟內費用餘剩的。拏回家中供母穿吃。凡有糖食果品。不拘葷素美味。自己不吃。留下奉母。師傅見他盡孝。亦常留心周濟。如此三載。未嘗倦怠。即母賴此。到也可以過活。終朝誰知僧悟本是個精細的人。凡事用心太過。得下一病。臥床不起。伊母聞兒染病。常來看問。

一日見得病勢沉重。量難全愈。不禁兩眼流泪。說道：「這幾日兒的病。越見甚苦。不由娘一雙眼珠泪湧出。想從前米糧貴。盤養不住。才將兒送此處。來把家出虧爲娘。與你父受盡辛苦。才撫養你哥哥。來接香爐。只望他長成人。娘有靠處。誰知他骨頭硬。做事糊塗。是正業。他不務。慣學嫖賭。漂流在別州縣。全不回屋穿與吃。全靠兒學鴉返哺。供爲娘。可算得衣食豐足。到如今見我兒病倒床。鋪好叫娘。這一陣捶胸跌足。」兒呀你看娘筋力衰。難以展步。豈能够找生活。自把口糊。倘若是兒的病。有個錯誤。你看娘年邁人。怎樣結局。兒呀你如今得了病。娘來看顧。娘死後。誰披麻。誰辦棺木。○悟本見母哭得傷慘。不由自己也哭訴起來。○尊母親自保重。

聽兒細道兒的病不怕苦。只要命牢。世上人生與死。大數定了。若果是無常到。誰個能逃。兒的病好不好也難自料。倘不測。死陰司罪有千條。愧只愧父母前。未曾盡道。枉費了乳哺恩。一旦而拋。兒若死。母寬懷。不必焦躁。母衣食自有兒。陰靈保稍。兒呀。要死死。怎能保為兒心中想着了。一個計較。兒有甚麼計較呢。顯靈魂來供母以報劬勞。兒死了無形無影。或是酒。或是肉。隨娘所要。及衣物。都有兒一人開消。噫。兒死了。切莫做那三消鬼。去偷別人的財物。為兒顯靈。要做個普濟神道。豈像那害人鬼。邪神。邪妖。○悟本說了一陣。伊母見他病體沉重。只說他是狂言。量必死期將近。然亦無可何。過了幾日。果然嗚呼哀哉。他師傅即備棺木安葬。邱母無所

依靠終日哭泣。幸得凌雲和尚周濟權。且度活終朝。却說那鎮子。渠原有四個客總。曹許江王曹客總。那夜睡至四更恍惚。在貨櫃台上。謄寫賬目。忽然有個和尚。走進店中。曹客總認得是悟本。便問他來店何事。只見那悟本。跪地叩頭。流泪說道。○尊聲客總。拏禮見。細聽貧僧有話言。只因貧僧壽數短。昨日一命喪黃泉。丟下我母無養膳。哥哥出外未回還。年邁孤單。陪也淡。衣食兩字誰周旋。左思右想無主見。才去跪稟閻君前。多蒙閻君施恩典。准我顯靈供老年。客托念在街鄰行方便。將我此言。借口傳傳與各州。並各縣。再傳鄉市女和男。或是老少把病染。或是男女災病纏。到我墳前許香愿。即刻保他得平安。還愿之時有供猷。不拘葷素拏母

餐客總若肯替我辦。保你財圓人更圓。○曹客總聽畢醒來。疑信相參。次日四個客總。因公務相會。一提及此事。四人都得了此夢。夢中之言。個個說來相同。四人稱奇。說道。果有靈應。何不尋一病者。試之。原來這場內有陳仁之和之妻殷氏。得個乳病。多年未愈。又有一子。生個腹癰。正在痛苦。醫藥不效。客總就向陳氏。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仁和大喜。次日買包子十個。豆腐四塊。提酒一瓶。香燭等項。去到悟本和尚墳前。祭獻已畢。將祭墳供獻等物。交與邱母收領。過了幾日。陳姓母子之病。不藥而愈。於是鄉市傳聞。凡有病者。都來進香許愿。無不靈應。其中或許包子。或許豆腐。或許酒肉。或供雞雞等物。均歸邱母吃用。此時邱母吃用俱足。但是無人侍奉。且說邱茂林。戶

外東遊西蕩。此時正

母教以賣筆墨為名。邀一夥濫友出

與人指貨上船如此。

內落泊。每日在街。或與人挑水。或

急出外視之。認得是兒

加夜睡夢之中。聞聽有人在門外喊叫。

弟既然出家。為何來在此

乃林身披袈裟。頭戴方巾。茂林問道。兄

○尊哥哥。你為何糊行亂

只見悟本躬身施禮。面帶憂容。說道

家中缺了養膳。年紀邁。受孤。口真是可憐。母親的養育恩。未報半

點。忘親恩在外面。大有罪愆。賢弟。你也該供。出家人曾供母。雖未

盡善。奉母的衣服與食。已滿三年。你就多供幾年。也無妨嗎。怎奈是為弟的壽數

修短。昨日裡染疾病。命喪黃泉。噫。你已死了。你又母如今有供奉

無人經管弟特來到此地請兄回還

想個王見效漁翁置釣竿釣魚深潭

無一處不是河岸走一處釣一處何愁盤纏

莫要怠玩母在家懸望你眼睛望穿

而醒心上疑惑因想道我如今正在落泊

家看望母親此夢管他是真是假釣魚也是糊口之計

釣鈎臨江釣魚於是每日得魚約三四斤將魚賣錢除飯食外

有餘剩此時遂忘歸家養母之念仍蹈前轍那一夜因醉安宿

龐之際又見和尚近前說道哥哥還不歸家明日不但無魚

不免若有傾心歸家之心自有小弟打聽茂林醒來想道兄弟昨

夜說有災莫非今日釣魚必遭水厄不如不去以避此災於是在

店飲酒忽然一股冷風吹來茂林着了了一個寒驚霎時腹中疼痛

猶如刀刺一般痛得茂林連聲叫苦店主驚慌急尋藥方止痛全

無效驗店主乃細問得病之由茂林以寔告之店主命伊焚香悔

過此時茂林痛急乃對天祝曰○茂林跪地來稟告祝告虛空眾

神曹下民今日把過表還望神祇赦罪條下民在家寔不孝不供

母親往外逃老娘在家無依靠多感兄弟供旨膏如今我弟已死

了丟下老母受寂寥賢弟夢中來相告叫我歸家報劬勞奈我遊

蕩慣習了不顧母親受煎熬昨夜賢弟復來告說我不回有難遭

今日果然災難到腹中疼痛難治療賢弟暗中快來保保我災難

移時消倘若病體急時好定要歸家把母瞧○茂林說到此處疼痛漸止遂叩頭謝罪而起霎時病體全愈茂林心中大懼次日收拾行李沿途釣魚覓食而歸回家見了母親相抱大哭祈母恕罪問及兄弟果然死了茂林將所以歸家情由告知眾人於是這顯靈之事四處傳聞鄰近州縣都知此處和尚墳之靈應非常而燒香許愿者往來不絕邱茂林被弟幾番顯化再不出外遊蕩在此收管祭禮復請一小兒將每日所收祭物供儀減價平糶次年又在和尚坟側脩一座房屋邱母遂居於此衣食兩全居然一個富媪邱茂林事母愈加孝敬如此數年悟本又來投夢囑其兄曰時上帝嘉弟孝行命弟爲彌勒佛前使者矣兄當盡其心以事其母

可也後至二十七年邱母七十餘歲無疾而終而和尚坟之靈應亦不及前矣這樣看來爲人子者無論在俗出家爲人爲鬼須當急急盡孝上天必有厚報焉

爰作詩曰 神聖仙真孝子爲 在切莫大倫虧天經地義庸  
行事不敬雙親又敬誰

五子哭墳

昔年一人姓張名開娶妻孔氏生五子俱幼孔氏因生育多虧損氣血遂得病而死繼娶李氏有幾分姿色喜愛打扮張開爲他所惑兼之情性乖張悍虐非常待前妻五子甚是刻薄衣不與穿食不與飽每日咒罵筆楚張開畏不敢言一日李氏向開云我來你

家只說安閒過日。累得我一天到黑，腳不停手，不住如像作蠻。你那孔氏婆娘，甚是母猪一樣，生一大羣兒，你如口的吐出一般，要得甚緊，光坐倒吃現成的，全不叫他做點活路。看後來怎麼下場。哩張開說道：他們五個年紀還輕，作得那一樣。李氏道：哎，啣都有七八九歲十歲一個，還說年輕，要七八十歲才叫他做活路。開云：賢妻，看你說做那些，你就支派。李氏道：大的一元，有十歲；二一個二元，有八歲；三元，有六歲；四元，有四歲多；五元，也有三歲；一元二元挑炭，挑得三元四元打猪草，檢柴去得。未必這些活路都做不得，要拿來放在神龕上供起你么兒，也有三歲。你一天不措，就是是抱是你的命心肝一樣，要得甚緊張。張開說道：他才離娘的還在

吃奶哭起來，怎不把他抱倒。李氏說道：從小要緊，很了把皮氣養驕了。到後來豈孝你，你才認得他。你看如今世上人，多有小時父母把他當如珍寶，長大時每每不孝。張開道：既是這們五個兒，雖是你前姐所生，甚如你的一樣，任隨你教育。張開以後也不管理，做一買賣在外日多，在家日少。李氏在屋裡五子任他刻苦一日，叫道：你五個莫光在屋裡耍，也要做點活路。我不是來服事你幾個嫩老子的。一天煮起飯，拿與你們窩痢窩血脹狗肚子。一元二元要與我挑炭，三元四元撿柴打猪草，五元在屋裡掃地放猪，那一元二元聽說，眼淚汪汪說道：媽呀，我兩個才十歲八歲，怎麼挑得起，又不曉得路。那三元四元道：媽呀，我兩個才六歲四歲，山又



高又爬不得樹怎撿得倒柴又怕老虎豺狗李氏聽說把眼一估臉一黑遂罵道你這幾個猴子兒懶得很懶雜種叫你吃就來得叫你做點活路這個這們說那個那們推不把你筋抽了不曉得利害於是砍一把馬鞭子一齊鎖在屋裡將衣服脫得光董董的儘他的氣力打打得哭的哭呼的呼幾個週身皮肉打爛鮮血長流好不慘傷只得跪地求饒說道媽呀打不得了一元二元說我願挑炭三元四元說我兩個願去撿柴打猪草那李氏道這陣我手也打軟了你幾個猴子兒快充你的軍只見那幾個哭哭啼啼去的去挑炭去的去撿柴打猪草此話不表再說第五個么兒才三歲在屋裡李氏罵道你這小雜種快去堂屋灶屋堦簷掃了罷

五元看見才打了幾個哥哥也就嚇倒急忙去掃地眾位你說這小孩子才三歲怎掃得潔淨拿起掃帚東一掃西一掃李氏一見走去罵道這鬼蛋崽叫你掃地都不曉得你怕是牛肚子剝出來的才這們蠢將掃竿拖過來在那頭上一陣掃竿打得那小娃心全是凸抱着腦壳只是哭急速又要他去放猪放在外去看見心騎竹馬那五元看見也同去騎誰知那猪扯脫了走回園中李氏往園中尋菜一下看見就連路罵扯一把藿馬葉等那小孩子來趕猪一手扯定將衣脫了一陣的藿藿得小孩子週身紅腫在地下滾來滾去哭得造孽李氏將菜尋回方至廚下燒火那小娃子把猪趕回欄內就往廚房去見飯已熟遂叫道媽呀我

要飯李氏把眼一輪，走去將小兒口角，用兩手指摳進，扯開多寬。那小孩兒哭也哭不出，李氏罵道：「你這豆子鬼兒，短命鬼，恁地也掃不得，豬也放不得，吃了園中的菜，我還莫有打得足意，你還想飯吃，縱有飯，寧可拿去喂狗，與我看家，拿與你吃，空吃了的，好好與我充出去。」彼時將手放了，小娃兒才哭出聲，可憐口角被李氏扯破，血流滿地，又將火箱在頭上打了幾下，小兒哭也只是哭，跑也只是跑，跑在外面，等到半下午挑炭的大哥二哥回來了，撿柴的打猪草的三哥四哥都回來了，他去接着，四子問曰：「么弟呀，吃了晌午莫有？」五元答曰：「媽到吃了，我還未吃。」又問曰：「么弟呀，你口角怎麼流血？」五元答曰：「是媽扯破的腦壳，上怎的？」

有凸答曰是媽打起的，並把我身上蒼腫了。弟兄聽說，皆泪如雨。下遂一同歸家，往灶房去，李氏罵曰：「你這幾日活像牢內放出來的一回來，就往灶房走，一個挑一撮箕炭，撿一把柴，打一把猪草，從早到下午才充起回來，在外混日子，打擺子去了。今天饒了你幾個賞碗飯，你們吃二天如此，屎都不拿與你吃。」五子於是把鍋蓋揭開去，盡是糊鍋粑和些米湯，一個吃了一盃，尙未吃半飽。放盃時，李氏又分咐大的舂糠，挖土種菜，挑水砍猪草，小的燒火煮猪食，可憐五個氣猶未歇，身上還在痛，飯未吃飽，又要做活路。天天如此苦楚，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夜間無床被，在猪欄與猪同宿，蚊子臭虫虱子蛇蚤，咬得一夜何曾閉眼，又說一元二元挑炭。

頭夜一個與他飯團有茶盃大一個黎明卽催起程飯又少肚中飢餓挑起炭汗如水下走幾步又歇氣二子在途中哭泣甚哀有種山的而夫婦看見遂問曰你兩個在那哭甚二子哭泣道肚子餓了行動艱難種山者曰怎不吃飽二子將李氏刻待情由細述一番種山兩人曰我怕是誰原來是張開的兒想你母親我們素日知道甚是賢淑可憐你母在心痛不了怎捨得你年輕骨嫩來挑炭依你兩個說來寔在命苦你兩個莫哭我去拿幾個煮熟的包谷與你充飢那老婆連回拿來二子一個吃了一個遂不吃那老婆婆問曰你兩個怎不吃完二子云還有三個兄弟與他留下老婆曰只管吃完我拿生的與你帶回與他們吃二子方才吃畢

致謝回來夜間五子在外邊燒包谷吃五元說哥哥呀我要個大的李氏聞之急去看問你幾個鬼崽崽在此做甚五子戰慄慄的答曰未作甚麼李氏道把手我看看他就把包谷藏在身上李氏將身上一摸將包谷拿出就罵起來你幾個人小鬼大豆子鬼收的叫你做活路又做不得偷吃的又做得來我說我園中包谷誰人偷了才是你幾個猴子兒偷去吃了我不收作你莫慣習你幾個於是將火柴頭拏起燒幾個嘴皮燒得像烏梅只喊叫媽呀饒命我這包谷是某人拿與我的不是偷的李氏燒得氣醒方才住手可憐五子包谷到未吃得幾張嘴巴盡行腫起睡在一處哭的哭啼的啼五子受磨不過去在生母孔氏坟前啼哭哭得傷心痛

切列位寬坐聽他五子一一哭訴一元二傷心我的媽痛心我的

娘只說福壽永無疆誰知一夢入黃梁丟下你五個兒好不淒涼

大的大小的小誰來撫養母死後我弟兄無有依傍父見兒皆年

幼怎樣下場無奈何討繼母李氏填房媽呀兒只說繼母娘與你

一樣他必然體良心慈愛兒郎媽呀誰知道李氏母如虎似狼自

來家苦楚事難以盡講可憐我五弟兄磋磨非常你一元與二元

活路那行天未明去挑炭汗流地上兩肩膀担杆瘡痛得心慌炭

挑回又還要春糶細糠每一天一盃飯以度日光餓得兒行路時

面腳敲梆到晚來無帳被莫得牙床同豬睡亂草中好不淒惶或

挨打或受罵這在難當媽呀有你在五個兒何等景况有你在五

個兒志氣揚揚有你在兒身體肥肥胖胖衣有穿飯有吃冷熱安

康到如今你的兒枯瘦皮黃週身上無有肉光是腔腔兒今日來

坟台別的不望兒只望母來接同到望鄉二子哭畢又說三元哭

聲媽來媽不應哭聲娘來不做聲細聽為兒訴苦情自你死後家

不幸惶惶無主亂紛紛討個繼母惡得很錐子頭上加口針凡事

都由他擺定全無慈愛痛兒心你見三元六歲正四元方才四歲

零本係年輕骨又嫩要做活路苦刻成稍有錯處不依允一身打

得血淋淋無論天晴並落雨定打猪草撿柴薪衣破不補濫衿衿

身上虱子成了羣有飯不與兒飽吞肚中飢餓似雷鳴熱天冷天

同猪困臭虫蚊子滿身釘啐叫一聲忙答應不然就把眼一輪晃

他如像見閻君嚇得三魂吊二魂媽呀有你在兒皆有幸有你在誰人敢輕有你在豈像這們瘦筋筋眼珠落坑皆是你兒的苦命提起不由泪長傾今日五子來坟坐兒在陽來母在陰願我母接兒同行免在陽世受苦辛○三元四元哭畢五元問道哥哥呀你們四個哭媽媽在那裡我又莫有看見四子說五元哪媽就在這土堆裡頭睡倒的五元聽說也大哭起來○媽呀媽只說你回我外家耍幾天包麻糖又包粑粑拏回來與哥哥同倒吃罷那曉得你去了不回家下我的爺在屋裡又討個媽不抱我不搯我一天光罵罵我是猴子兒龜兒娃娃又罵我蛋崽崽豆子鬼拿我若哭用針戳我的嘴巴天天要去放猪去掃地下那一處未掃淨掃帚

來打打得我頭上凸酒杯多大有一天我放猪在騎竹馬看脫了猪吃菜嚇得肉麻進菜園藿麻草扯一大把藿得兒滿身上如開紅花痛不過地上滾反將腳踏我叫媽饒了我他不聽話媽呀媽可憐兒才三歲受這刑罰肚子餓要吃飯口都啞哆接連間兩耳巴幾個仆爬又用手來扭我兩個膀膀有一天哥挑炭又畧喇喇帶回了有包谷別人所拿燒起吃來看見說我們偷他的不分真假火柴頭燒嘴巴好不痛殺媽呀媽你么兒方點點大奶腥氣都未脫受盡淋栝鉄石人聞此語誰不吁嗟媽呀媽有你在你么兒何等光華有你在抱懷內嘻嘻嘎嘎打滾滾叫乖乖誰敢欺壓媽呀媽快起來莫睡泥沙爲甚麼兒叫你一言不答啞不應我的媽

兒不回家你么兒這樣哭悲不悲嗟○孔氏五子在母坟前悲傷過情均昏悶於此忽夢他母來前手摩五子之頭亦哭泣慘然遂分咐道此有白巾一幅拿回與你父看長子將白巾接着母遂不見五子驚醒果然白巾一幅在手中即便回家將夢寐見母如何傷慘如何言語還有白巾一幅命拿回呈與父看張開接過手展開一看見有兩行字血跡未乾寫道新人間舊人泣血泪盈襟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音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夜月照孤墳張開看畢乃大悲傷想是婦潑悍難制即將此字與他說明亦是不信的反轉息氣罷罷你既不以我之子爲子我又要你做甚於是將白巾字跡呈官官看畢大怒以張開無夫剛重加

責德李氏不賢上奏於朝廷發去嶺南烟瘴充軍李氏自去嶺南受那烟瘴之氣得一黃腫病日夜流水不休不兩日又昏死一陣見孔氏同鬼卒來索命去至陰司要受等等刑法流連一年自知報應到了遂將刻待前兒情由請人寫自己說作歌以勸世歌云勸婦人心要正切忌不可起偏心爲女子已出姓理宜從一而終身設若是遭不幸童婚夫君把命殞身無靠又出門難保節操完其貞更宜要存好心切忌不可損德行待前兒如親生庶少過愆把罪輕奴不該心殘忍一見前兒便嗔恨恨的是五子等每餐食飯一大羣倘若是我有命再生幾子必貧窘因而裡起毒心想害前兒已獨吞磋磨事不堪問刻薄件件都做盡不管他年紀輕幾

歲孩兒當大人每日裡趕出門或挑或指均見勁若有個違了令刷條棍棒就上身打得他血淋淋晴雨不准歇一陣猶不僅活路很受飢受餓食菜羹身上穿襤褸甚幾條爛衿餓又冷這是我作過分自己想起好麻筋那曉得天不肯惡貫滿了有報應五子等去哭坟生母頭魂題白巾夫執巾將奴稟官責刻薄心太忍照例辦不容情遣發烟瘴以充軍過州縣苦受盡身染腫病不退症不兩日昏一陣昏死一陣見閻君閻君罵陰司刑一一要我概受盡最怕的蛇狗等食人肝腸鑽入心想逃脫萬不能陰律更比陽律甚勸世人當自警前後總要一般平切不可懷私心些微小事遂挾忿把奴看卸是証死去何日得超昇犯此病早猛省或偏或公自己問有偏心卽改正自然萬古流芳名說畢哭哭啼啼哎呀一聲喊叫不好了有銅槌鉄叉惡鬼來捉我了立刻氣絕而亡這樣狠心潑婦死去陰司各殿刑法必要受完未知何日得了奉勸世之爲繼母者切勿以前兒非己所出遂不心痛不知繼母待前兒只要慈愛如己所生親鄰人人稱贊賢名易出丈夫心歡其子亦必知盡孝何得不美總要以李氏爲戒可也又勸世之爲父者無子再娶可如有子不娶亦可如再娶務必擇賢淑切勿擇容貌不賢之婦以貽後悔試看張開五子聞者尙且傷心何況地下寄詩之人乎凡事總慎之於先可也

判家私

重慶府所屬有一人姓高，排行第二，人就呼為高二。娶妻白氏，惡毒無比。這高二凡事都聽命於他。高二親母早死，父親復娶後母，所生一弟一妹。伊弟才十歲，妹子八歲。有零，父母在日，白氏常加抵觸，因此惡氣而死。自父母死後，白氏將弟妹視如仇人一般。一日坐在房中，喊丈夫高二向前分咐道：「為妻的，叫你來別無話講。我與你兩個人都是平肩，凡百事先問我，自有主見。最喜的你為人真果耐煩。我今日有句話想對你嘆，不知道你心下喜不喜。」  
大齊商量行事說歡，甚麼喜不喜歡哪。  
 公婆死，今算來也有年半，後母親丟下了一女一男，這家業要與他平分兩段。又還有小妹子，要辦嫁奩。  
常言道子一分二子均分。  
這是大道理嗎依着我背地裡，將他磨鍊。  
這個事做得呀除脫噫做不得罷。

他又還在那處買田，  
這句話你才說出來，背地裡自己打算為不為憑，在你與我何干。○你看那高二，本是個痴漢，聽得他婦人這番言語，不覺喜上眉梢，即出房門外去。高聲叫喊高三，並及妹子，來到堂前，罵道：「謳你二人跪堂前，我有話嘆。今日的分咐你緊記心間，從今後要撿柴，要挑煤炭，與兄嫂洗衣裳，替種菜園。每日裡打猪草，或煮茶飯。今年子銀錢枯，不請長年，到晚來柴房睡，放有草薦，早些起，打開門，先把牛牽一喊，動切忌的，莫要遲慢，惹動我，冒了火，定捱皮鞭。從此高二聽婦人擺布，每日將弟妹嫌賤，打罵不堪。那弟妹受苦不過，跪在面前哭訴道：「弟哀告嫂嫂與哥哥，妹兄弟妹子把頭磕，弟煮豆燃箕休太過，妹放寬一步待如何。」弟幾



天未吃飯一頓妹清早起來就上坡弟一天猪草全靠我妹撿柴  
挑水像牛駝弟冷來冷得一身簍妹夜晚何曾睡熱窩弟妹妹不  
敢席上坐妹縱有酒肉休想哈弟出入房門都上鎖妹姊妹雙雙  
受折磨弟曾記當年爹媽說妹臨終囑咐話甚多弟教我兄弟人  
兩個妹莫要分心失太和弟兄弟妹子非懶惰妹設下地網加天  
羅弟無故生端來嫌我妹同室手足忍操戈弟嫂嫂不必同一夥  
妹姪兒姪女莫不愛弟就是奴婢都還可妹爲何這樣受磋磨弟  
莫是多我人兩個妹兄嫂何不自揣摩○高二見他弟妹跪在面  
前哀告不起又加白氏在一旁刁撥遂乘時罵道○罵高三和妹  
子真好大胆說的話放狗屁我不耐煩白氏說我說他兩個箇人小  
鬼大這都是你平時慣習

了的真個惡氣他兩姊妹背地的還說了多少空話我未有向你說得我家中不許你在此久站你  
各人出門去討吃討穿若是再等他兩個坐住一屋我們還怕要替他搬開你的娘是後母  
比屁還淡有家財不分你難道告官噫他們都想分家財呢俗  
言說叫化子坐席還早收  
拾起出門去不必遲慢各自走到處的去找岩矸弟說哥哥呀你  
好很心哪既是  
如此儘你兄弟一人出去留我姊妹就在家中者可好不你兩個却原來都是一串到不如回  
路去休要流連既然如此哥哥呀今天黑了稍等不得到明日今  
天就散你不走行蠻法一陣脚尖哎喲哥哥莫用踢了但與你一  
沙罐並那斗碗你與我撇開去齊把門關○此時高二同他妻子  
白氏將他兄弟妹子一陣逐去天又黑了姊妹二人出行在外大  
哭道妹出門來放悲聲把兄叫喊弟我姊妹有何罪受此煎熬妹

週身上皮合肉都被打爛，弟全不念手足情一體相關，妹逐出來，  
 露天下雨，堪立站，弟不由說，打的打，掀的就掀，妹從早間到這陣，  
 未曾吃飯，弟身又冷，肚又餓，痛苦難言，妹沒奈何，往外走，天色已  
 晚，弟風又大，雨又淋，透濕衣衿，妹今晚上草樹下暫宿一便，弟想  
 不去，也是個進退兩難，妹到不如我姊妹遠方逃難，弟也免得日  
 夜間受苦萬千，妹况我家有銀錢，有田出佃，弟叫我們去討口，其  
 心何安，妹家族中那一個敢來相勸，弟團衛的有親戚，誰肯轉灣，  
 妹惡老虎說句話，哥哥胆戰，弟徧地方偏信他，去把湯參，妹明明  
 是要將我姊妹離散，弟圖財產，免得我分佔田園，妹他二人做的  
 事真是短見，弟那心腸似鉄打，無有轉灣，妹逐出外，剛剛的拿對

斗盤，弟沙鍋內未得米，又無油鹽，妹一路哭一路走，又不看見，  
 哥呀，你在那叫妹妹，拿手來，我把你牽，○姊妹二人被兄嫂逐出在  
 外，已有數月，夜間就在岩洞安身，一日飢餓不過，去在大路邊，去  
 剝生葫豆充飢，正遇着本縣吳太爺，小打扮下鄉查訪，路過此處，  
 一眼看見兩個小孩子正在吃生葫豆，想來必有緣故，近前假意  
 拿根棍子在手，說道：你兩個小孩子，原何剝我的生葫豆，快快從  
 寔說來，我就不打你，姊妹雙雙跪在一旁，哭訴道：○尊聲爺爺，你  
 且聽，暫罷虎威，息雷霆，只因肚內餓得很，才剝葫豆當飯吞，為何  
 在家中來這裡，吃生葫豆哪，哥嫂都是豺狼性，不能一刻容我們，哦，你哥嫂嫌  
 又往那爹媽二人都喪命，丟下姊妹兩離分，你的爹媽去，世哥嫂  
 理當就要待得你們

好提起哥嫂心不正一見姊妹便生嗔哦見了你們姊妹他兩

磨姊妹不憐憫一日兩餐是菜羹他們吃飯你們應當也要

苦楚都受盡何會時刻得安寧這樣看來你兒嫂順手不分棒與

棍打得頭破血淋淋他還拿棍無吃無穿全不問又將姊妹趕出

門但望爺爺施惻隱孤兒孤女永沾恩○當時吳太爺聽見這般

言語即命人將他姊妹帶回衙去又出簽票將高二夫婦一齊喚

來太爺坐堂便問高二你有好大的家當高二說小人只收得百

多碩租子太爺問你又有多少的空銀子呢高二答曰自從張老

爺約一千串錢的會小人佔的尾會去年接過都放出去了家中

並無餘錢太爺說我且問你田是誰人買的會是誰人打的高二

回言田是父親買的會是父親打的太爺問你有兄弟妹子莫得

高二說小人一弟一個妹子太爺又問你兄弟妹子目下又在何

處高二言道在家中太爺問在家中你也待得他好不好高二說

太爺呀我待弟妹並未刻苦一分一毫太爺說高二呀聽你說來

你家就算得富足了理該就要作些好事舍些銀錢恤孤憐貧才

是高二回言小人時常做好事就是叫化子一來便命人打發他

不待他久等太爺說既然如此本縣法堂上目下有兩個叫化子

你却沒有打發得到高二說小人莫得一個打發不到的太爺分

咐將他兄弟妹子喚出大堂指着說道這就是你沒有打發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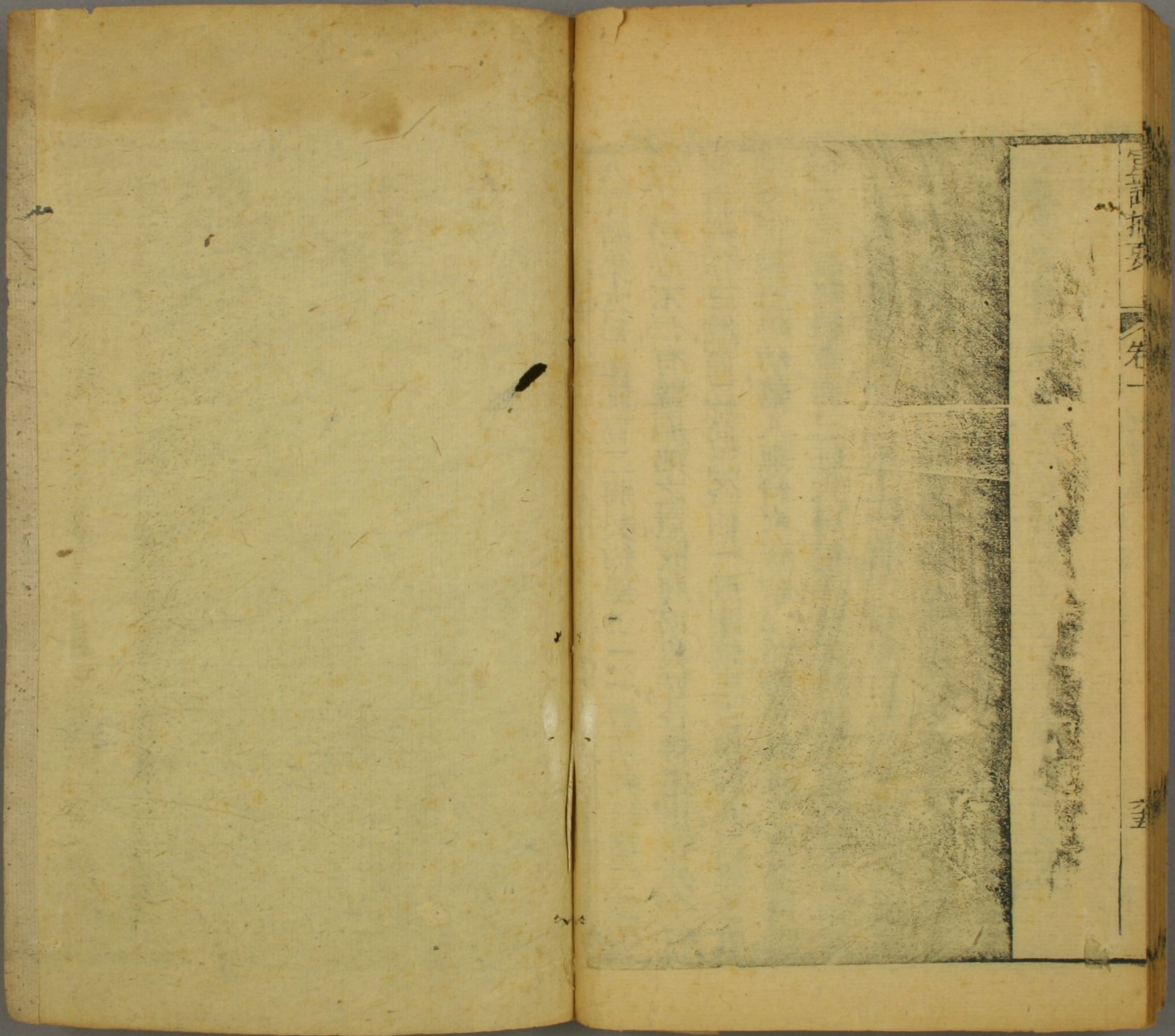
的時高二一見是他兄弟妹子就面如土色太爺大罵道你這個

狗才你既說田是你父親買的銀錢是你父親積的爲何把你弟  
 妹不當人呢你講高二聽得只得叩頭認錯哭訴道謳大老爺你  
 在上容我細稟我高二自幼兒本分爲人皆因是白氏妻情性太  
 狠却被他一些話引入迷魂將妹子與兄弟一陣棍棍磋磨他那  
 還念骨肉之情叫小人將他們逐出外境你這狗才好毒的心本  
縣服了你又肯信婦人  
家的也免得到後來將業平分哦你原是這主意都是他一人打  
 定悔不該那時節打他和聲大老爺若不信當堂就問○太爺便  
 問高白氏你丈夫說這一切事都是你一人做出來的你又如何  
 說法呢白氏回道太爺你莫信他的我的丈夫是失了性的是亂  
 說慣了的太爺若是不信聽小女子講來○我丈夫這一陣發了

癲病大老爺請細聽莫要生嗔小女子又不是女中光棍焉能够  
 打主意拿去害人小妹子與兄弟是我撫引從小小我把他當做  
 寶珍誰知道不聽教要往外逃自討賤那叫他不你這賤在家庭婢到說  
 得好這還是你兄這樁事若怪我就錯得很他有脚在誰把身上誰把  
 他跟糊說你這惡婦當着本縣都是如他兩個說的話切忌莫信  
 背地理一門子光愛架雲大老爺漫漫的將他審問難道說法堂  
 上莫得鬼神太爺聽得白氏之言大怒道你這潑婦好張利嘴  
 在本縣法堂之上都是這樣刁蠻難道你的丈夫都說假話嗎你  
 不招認與我掌嘴衙役就把白氏打了二百嘴復罵高二道你這  
 蠢狗才聽信婦言以乖骨肉有甚麼說的差下去打衙役纔把高

二按在地下，你看那高三姊妹，急忙跪在太爺面前求饒道：「跪法堂，泪滿襟，太爺杖下且留情，兄本寬弟不仁，願將身子來替刑。你還來討保嗎？高二你看這種好兄弟，就寔在難得了呢嗎？家產事看得輕，拿與哥哥我不分，天地間也沒得這個道理，莫把這風俗帶壞了。為弟的願受貧，免得傷了手足情。我弟兄同根生，皆由前世命修成，雲邊雁本同群，荆樹無故弄鶯聲，融讓梨誰不欽，仲仁仲義把產爭，我父母在陰靈，朝朝暮暮痛在心，兄挨打弟也疼，骨肉相連一體勻，大老爺施宏恩，莫使兄弟兩商參。」此時太爺見高三姊妹雙雙跪在大堂討保，遂將高二罵了一陣，然後放他起來，分附高二即刻歸家，將約契鄰証一齊趕到縣中，靜候發落。又傳高三的岳父余定元同他女兒來城候訊。一日

人証齊集，太爺坐堂，高二將契約呈上，一看明，判曰：「高二聽信婦言，居心不仁，有謀胞弟之意，故將弟與妹合併逐出在外，今將家業判作三股，高二高三各佔一股，斷錢三百串歸妹，以作後來嫁賞。但高三年幼，無人理料家務，余定元將女與高三當堂成親，將本縣旗羅轎傘，仰三班六房親送歸家，判畢，照判行事。白氏受刑歸家，封喉而死，高二不上一載，一命身亡，高二一子亦染痢疾而亡，從此絕嗣，家業盡歸高三執掌。從此看來，為兄長者，總要居心仁厚，盡友愛之道，切莫學高二夫婦嫌賤兄弟妹子，得此絕嗣慘報，所謂使心用心，反報自身，信不誣矣，人可不知所戒哉。」



皇朝通志

卷一

三

